



10902

空同子集

卷之五十七

北郡李夢陽撰

東莞鄧雲霄欽潘之恒蒐校

文類七之八 序

壽兄序

姜翁夫婦八十壽序

封監察御史王公壽序

南園翁九十壽序

汪子年六十鮑鄭二生繪圖壽之序

陳公六十壽序

黃太夫人八十壽序

鮑母八十壽序

柏溪君哀序

余公挽歌詩序

周處士挽詩序

空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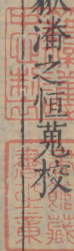
卷五十七

右次序一十一首

序八

壽兄序

正德庚辰之歲李有長公者年六十矣十二月十日其生辰也傳曰六十始壽於是都指揮同知霖僉事臣左長史春右長史崑訓導澤通判環司務彬儀賓正八人者為長公者壽登厥堂致詞而稱觴焉蔡子德基業昌而色而康申錫無疆輩子曰智圓義方肯構肯堂於祖有光王子曰夫鴻婦光偕老孔臧子孫行行郭子曰子如鶩翔孫如玉蹠儼雅柔良趙子



曰魏榭曲房純衣穀裳無胄無殃李子曰甫田穰穰有積有倉有牛有羊黃子曰和親睦鄉族衍宗強縣峽苞桑全子曰禴祠蒸嘗以孝以享威儀矜莊於是長公者前徧觴客謝而其弟曰夢陽者亦前徧觴客謝申詞焉曰竊聞之好謙惡盈者天之道也既滿知懼者人之要也故視履考祥者終始之蹈也生而全歸者子與之孝也是故君子聚之而必散以廣仁也負貸無必取以拓義也內交不狎外交不淫以存禮也豫患而前危憂深而慮遠以踐智也吾門一事之嘉也兄必涕泣而曰斯匪和之能實台祖與父之積空同集

卷五七

二

卽一弗之嘉兄曰斯匪伊之咎實和之弗德人或弗循也兄必訓之訓之而猶弗循也曰和弗忍弗之訓也人有急兄赴之赴之而弗及曰和弗忍弗之赴也故懦者懷其惠強者畏其義疎者慕其禮淺者服其智此所以既富而人不忤布衣而有官位之尊垂老而橫逆靡加諸身也斯長公之行也

姜翁夫婦八十壽序

人有言曰富壽康寧然論者必歸諸三王之世非謂其太和風熙無愁苦夭折之民耶雖然八十者於其時亦罕矣故其制曰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又曰八

十四耄此非謂其勛力智慮衰耶是故有罪不刑食則常珍于朝則杖夫使八十者誠易得也古之人豈宜優禮若此哉然此亦謂其耄者耳非夫婦偕也假如八十而夫婦偕又弗耄也若今長安姜翁者古之人又若何而優禮焉嗚呼罕矣余讀載記上下數

千年間夫婦齊德而隱

獲三人焉冀缺梁鴻龐

公是已然三人者史皆不載其年設其年與姜翁比然未必皆弗耄也卽弗耄矣未必與其婦偕也嗚呼若姜翁者不誠罕耶不誠罕耶且壽者氣昌而歡樂者之爲也今天下民窮而歛急輸不息肩徵弗停催空同集

卷五十七

三

亦甚矣姜翁顧奚所娛于心而使其氣昌也余竊嘗觀翁夫婦矣並生于宣德初年是太和風熙之際也一宜壽齊德而隱二宜壽所謂栽者培之也其子判名郡振勵不辱其身養志率訓珍綺備矣三宜壽夫三者一係之天二係之人是氣之機而娛之要也故曰得機者昌知要者康夫若是乃其壽焉得而不偕也又安所得耄矣余往年道秦晉之境見山谷田野間多龐眉皓髮之民乃其年故不亞姜翁然徵輸比急愁歎貧病相與轉而之溝壑者殆半矣幸而存矣氣昌而娛樂者幾焉於乎亦罕矣予於姜翁夫婦有

深慕焉有深敬焉又有深感焉作斯序

封監察御史王公壽序

燕人王公就子養於河臺夫婦齊年而羞八月二日
公生之辰也壽公者冠履闐門而入客目之而歎曰
昌哉入見公癯而強也見公配李堅而貞和而神清
出而曰康哉既又見其子憲君之懼其親也則曰養
哉以告李子李子曰昌生之積康根於娛娛由養生
養由心作四者始天而終人者也故仁人修身以成
其天孝子法天以永其親夫金石負質松柏耀材麟
鳳彰德質之言氣也材之言植也彰之言時也故小
空同集

卷五十七

四

大形之者氣之庸也完體俟用者植之功也務實生
名者時之通也故耀非其時則有必養而無必昌植
非其成則有必積而無必娛結非其氣則有必娛而
無必永故壽者始天而終人者也客曰吁俞哉王公
孝敬勤家聚而能分年彌罔淪厥配相之貞淑明惠
德流嗣人非積者歟憲君慎官約身若志養體居處
順適耳目以和非由諸心者歟非心奚娛非積奚昌
昌以其時娛以其植氣之永也斯其徵矣竊聞之引
而無絕之謂永湛而樂之之謂娛安平縣吉之謂昌
王公自茲期頤爲錢鏗爲大椿有乎李子曰有哉孔

子之言仁也曰仁者樂山詩之言孝也曰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夫山也又永爾類矣壽尚有既乎雖然降
爾遐福者天之命也脩身俟之者人之正也故仁人
事天孝子愛日言盡乎已焉爾公前以子封監察御
史而厥配李封孺人厥孫男子七人吁備矣

南園翁九十壽序

南園翁者京兆人也今年九十矣耳聰目明體履矯
健喜飲酒然多而不亂與人奕竟日人以是疑翁而
私相謂曰夫酒血虛則罔勝中熱者必病天奕心機
也卽壯者奕鮮竟日也於是私相論翁一人曰翁之

空同集

卷五十七

五

壽自爲之也一曰養之備一曰主於積一曰生有之
爾言自爲之者曰夫膏煎則涸燭風則淚故氣耗則
損精搖則竭形勞則憊神役則折言養之備者曰翁
之子嘗巨邑矣復有二孫接步於魏科夫外足者內
娛心歎者體顛耳目旣和權洽隨之矣故志廣者適
氣舒者永旨甘日陳諸前紛擾弗嬰於中卽弗壽期
壽斯臻歟主於積者則曰竊聞之積水成澤積善成
福翁教行於家化及鄉閭義形於斷仁闡諸施四者
昌之道也烏乎不壽言生有之者則曰均介龜壽均
羽鶴壽化工非私於松竹其於寒也獨榮斯無他定

之秉者人莫之增也若歸諸爲則顏回豈天札之行
咎諸養則榮啟期九十帶索被裘行歌斯亦窘矣主
於積乃跖則以壽終故金石負堅靈鏗引年所謂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者也二孫之過大梁也以其言告
李木李木曰言生者拘諸氣者也積者修諸志者也
養者兼乎外者也爲者專乎內者也吾請諸叔父其
叔父曰上古之民蚩蚩故其民上壽上壽百二十歲
中古之民皞皞故其民中壽中壽耄耄季世之民勞
故其壽耆而老者寡矣蚩蚩之民不知不識順帝之
則者也於是擊壤而歌曰帝力何有於我帝之世也
空同集 卷五十七 六

皞皞之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者也於是鼓腹而游
出作而入休王之世也嗟爾木汝以是足以占翁矣
汝見翁乎蚩蚩者乎皞皞者乎

汪子年六十鮑鄭二生繪圖壽之序

汪子者歛人也而商于汴嘉靖元年生年六十矣九
月九日其生辰也於是其邑人同商者鮑氏鄭氏繪
圖壽焉一鶴立巉岨之上張兩翼宛頸下鳴警日也
日躍海而升厥焰赫霞龍赤上則青松芘焉下則白
濤沸焉雲氣旁流清飈淠焉懸蘿翳焉乃有紫草之
英瓊芋之粳媚闢阿而妍嶽嶠於是李子聞之曰壽

哉汪子圖獲之矣夫鶴昂藏弗羣者也非芳潔不啄
非清泠不飲志在霄漢一舉千里斯天下之禽也然
又千齡而丹萬齡而玄上仙之所親幸神明之所賓
友造化者之所綏也是故壽者取焉非但長視亦以
高潔隱處之倫也夫汪子者隱之市而處乎商者也
出游者四十年無卑行焉乃今六十無汚名焉固鶴
之倫也二生圖之以爲之壽不謂之獲哉故曰壽哉
汪子昔者詩人之禱君也曰如日之升焉如岡如陵
焉如松柏之茂焉而斯圖也三者具之獲詩之義矣
夫君臣朋友殊分而同情者也故愛之咸欲其久又
空同集

卷五十七

七

莫如岡陵次莫如松柏其大者莫如始日圖而禱之
愛不啻鶴矣圖之情猶詩之情也故曰獲詩之義義
發于愛仁之緒也仁不徒加義不苟受孟子曰愛人
者人恒愛之是也夫汪子者其仁人也矣汪名昂字
懋昂號松崖子鮑名溺字以忠號梅山子鄭名作字
宜述號方山子

陳公六十壽序

陳公者鄙人也年六十矣神意和朗步健髮黟李子
聞之曰異哉陳子斯謂自壽歟黃子曰何也李子曰
古之壽以上後之壽以已曰壽天筭也有人已乎李

子曰吁有哉古者教民胎有訓生有將幼有習長有
產其衰也則優之以禮崇之以逸於是有尊齒之經
國養之文有杖鄉朝之制有給肉帛之令有就見之
體珍從之儀是故民至老無疾癘夭札之災生鮮窘
憂而終之安然上之人猶懼遺也則又鼓南薰之音
吹陰崖之律俾躋之一是故民鮮弗壽也故曰古之
壽以上後世畊鑿作息弗時民始自力以求諸全於
是以勤集用以儉省費以退消事以靜抑慾以適導
性以愛親物以恕容衆求全焉以自其年而賢者藏
也則恬丘壑甘農桑于于煦煦罔口世務而或未忘
空同集

也則誨其子孫出俾與時翱翔曰猶吾出焉耳如此
亦恒安而寡災故曰後之壽以已黃子聞之驟然而
笑曰有哉夫陳公者七善具者也賢而藏夫身為封
君彰矣乃猶野服於林石斯人者真所謂力全者邪
李子曰我明興也準古而酌今厥典備矣是故國
無不養之老鄉無非齒之民肉帛之詔屢下而問
卹之令恒申也陳公者亦謂三代之民非邪黃子曰
某聞之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譬諸黃茂種美而地
肥不有水旱之厄風雨之災乎故力全者人長養者
時成之者天故曰壽天筭也陳公兼之真三代之民

邪公號其居曰坦窩遂自稱坦窩道人子某以名進士官至山東叅議其壽之辰也爲正德己卯八月一日會叅議君歸稱觴於家

黃太夫人八十壽序

黃太夫人者尚書黃公之夫人也初尚書娶于孫生三子楫霖彬封宜人矣無何卒而繼娶于曾生二子杞桓封淑人矣無何尚書卒桓之官也例進其父母於是魯淑人進太夫人封是時年八十矣諸郎在者彬與桓耳彬工部司務免居太梁桓南京光祿寺署正也奉太夫人於南邸工部之居太梁也立

空同集

卷五十五

九

香几於庭日夙興几拜北向拜者四祝萬歲者三南向拜者四祝萬壽者三客問工部南向拜祝者何工部輒泣已揮淚曰吾母就弟桓於南邸已而又曰彬四歲而亡母幸魯夫人育之成成彬猶成桓也又曰桓今尚無子彬有今郎也魯夫人聞之日寄音思見之無異桓子也客問夫人耄而祺者何工部曰母惠而靜儉而敬問四懿者何工部曰得之性而規諸行者也先尚書嘗謂母曰人附於惠神凝於靜家裕於儉德聚於敬是故母遵服之老而無懈節而有儀守一弗撓恕而罔私故旣耄而祺天降之禧李子曰予

於太夫人之壽而知天人之道也得諸詩三焉三者何也尚書公力德而貞業矩內而標外行于其室四懿是成非刑于寡妻歟二子勇脩克念異胞同心厥胤晚挺非永錫爾類歟嘉號載臨冠帔進榮非降爾遐福維日不足歟客曰予得之易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工部曰予得之書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是故予夙興几拜北向拜者四南向拜者四

鮑母八十壽序

嘉靖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鮑母劉年八十其子曰崇相者汴商也先期馳歸謁李子請言焉李子曰予空同集

卷五十七

十一

有天下之珍四畀汝歸而壽焉可乎崇相默無以應也心忖曰珍者言邪古之器邪今之寶邪既曰四非言矣徐請焉李子曰予之四珍崑崙之桃扶桑之蘭丹山之雛翰海之鯤也是四者足以壽乎崇相聞之默無以應也良父曰竊聞之有其理而無其事君子據理以訓來有其事而無其言君子卽事以宣徃夫殊陬異域有目所未睹人迹未之及如崑崙扶桑丹山翰海之倫固寓託之微而荒唐之云也夫鳳之雛有矣如甕之蘭天池之鯤王母之桃果有之邪今子謂之珍又以之吾母壽邪崇相惑焉是以默無以應

也李子曰鮑商知道哉夫自世之狃于夸也于是務文而擯實自人之習于僞也于是內畧而外詳是故事其父若母名號冠帔以爲榮而辱其身者或弗之慚拜跽奔走以爲敬而憂其親者則莫之恤牡醴糝黍以爲養而違其志者不之顧也故壽其父若母繪西池之圖撰南山之頌誇東海之籌修北斗之杓惟怪是述而不復計事與理之有無今汝不予言之珍而訓來宣往者之惑不謂之知道何哉崇相曰僕世商也自我先公暉有修而弗耀雖無所爲榮者然身弗敢辱也雖無所爲敬者然弗敢貽親之憂也雖無

空同集

卷五十七

十一

所爲養者然志弗敢違也是故吾爲母壽弗敢述怪以速君子之譏而先生之言請焉李子曰夫子非知道者何言以塞汝哉雖然嘗聞君子之緒論矣居而養者以志壽離而養者以心壽心壽者使親之心常樂離猶不離者也志壽者使親之志不違居而安之者也汝商也有離焉以心壽可也心壽則樂樂則無憂無憂則無辱其敬親莫大于是崇相乃于是再拜曰天下之珍四不如天下之珍一是故人真珍焉心之謂哉有真樂焉壽親之謂哉

柏溪君亡也哀于戚及其疎起之邇動乎遠蓋鮮不
愴焉悲也鮮不唧焉吟咨咨而音使人聞之鼻鮮不
洩者鮮不泣然而淚也斯哀之至也李子曰哀有誠
偽戚疏辨之賢愚之等邇遠見之何則哀者戚之
要情也舍是惟賢則哀之哀賢雖疏遠可也夫天下
未有無從之涕也恩離愛析頓踴漣洏如求如失強
寬弗解泣至不期此天下之必情也何也戚之也小
人之於哀也或飾詐以成勢則有抱嬰而泣者莽是
也或諂往以希利則有拜墓而哭者韜是也或破疑
以濟謀則有沾衣而別者嶠是也斯所謂無從之涕
空同集

也有爲而哀者也故曰哀有誠偽戚疏辨之是也夫
柏溪君東川之布衣也生無可借之勢歿無可希之
利假之不足以濟謀其亡也戚者哀之疏者哀之邇
者哀之遠者哀之斯何也天下有必賢者也賢之則
慕慕之則思思之不見則悲悲之則吟吟之則音音
之則詩故聞而冀見之者景行者也知而重違之者
存敬者也過墟里而歛歔者不必戚經桐墓而淚流
者百世而同臆也如林宗孺子之儔是也斯哀賢之
至也夫永死於藥而飛於爐者以真之必反也鑰亂
金者也闇者金之明者鑰之以偽之難掩也故非賢

而哀非戚而哀皆飾之諛之謀之之類也故曰得戚者情得疏者義得邇者狹得遠者廣疏戚邇遠之間而人之賢否決矣柏溪君有子曰講舉進士過太梁言其父之所以哀而逢溪譚子復語予柏溪君行予文成亦爲之歎歎久之

余公挽歌詩序

余公爲河南按察司副使三月亡何遽卒其友人李子哭之見其挽者歌之一歌之百和之乃喟然而嗟也曰予觀詩書六藝之文至於論天道備矣其最明著伊尹曰作蓋降之百祥夫然後孤行特出之士恒空同集

卷五十七

十三

恃此而不懼不平也則呼曰天乎天乎故寧隱忍軼軻終不肯降志辱已苟與世推移亦冀求伸於將來乃今不然善不必壽惡不必夭作忠者懼憂造僞者顯遂視彼蒼蒼方夢夢黤黤耳則所謂天者安在哉是以比干刳死屈原見放顏回短折孔孟隱約撫迹遭事使人憤惋悲歌長歎涕下不能自己故曰長歌之哀甚于痛哭今觀余公乃亦若此之倫矣周公之言曰視履考祥又其詩曰求福不回夫余公自爲邑令爲臺諫暨今爲按察副其履具載傳志其回與否至彰彰可考也往予在朝蓋親見余公行事蹇諤

貞諒是古賢之流也乃今弗究也又弗壽也祥與福固如是乎彼所謂天者安在歟如是雖欲使人不憤惋悲歌長歎涕下不可得矣故歌者導鬱者也詩者敷志者也挽者宣悼者也今諸爲余公作者誠不出于鬱悼則已使誠出于鬱悼則所以傷其志者必有甚于痛哭者矣或曰頽天蹠壽以變言耳彼信能與世推移取富厚顯貴多金玉貨財安知其後之不喪也余君卽弗究弗壽然天下皆知余公之賢也又安知其非子孫之利也詩曰旣克有定靡人弗勝亦謂是耳李子曰誠若是則諸爲余公哀者亦可以少紓空同集

卷五十七

十四

焉矣

周處士挽詩序

人之情有七其感人莫如哀哀亦有七然莫如義而哀與夫耳目聞見而哀吾於彼苟交且親聞其災則痛閱其逝則感違其從則怨口吟之則歎鼻觸之則酸者固也彼非吾交且親吾徒以見以聞以義者從而哀之毀於中而發於面作於聲氣布爲歌詩斯非易能亦明矣龐公徐孺子一匹夫耳百世之下聞其履行見其山川墓廬歛歔瞻戀若失友昆非有大不得已必祠弔而後去是孰使之然邪宜興周景暉孝

弟耕稼固求聞于世鄉人化焉予不幸不獲與君識
竊知其爲學二子無疑也君年七十而卒卒之日其
交若親既無所不用其哀矣已而見之者哀焉聞之
者哀焉義之者哀焉君何以得此邪哀不必同發而
爲歌詩則同此無他天下無二情也君嗣某以國子
生謁選銓部自狀父行持哀歌詩一卷因刑部杭君
來請予序予固未與君識受而不辭者義而哀之與
人同也夫予旣以前說應之矣復語之曰子歸展墓
幸高其封樹百世之下安知不有祠弔而至者乎

空同子集

卷之五十八

北郡李夢陽撰 東莞鄧雲霄歛潘之恒蒐校

文類八 傳

邵道人傳

太白山人傳

張光世傳

鮑允亨傳

六烈女傳

尚書黃公傳

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行實

右次傳六首

行實一首附

傳

邵道人傳

空同集

卷五大

邵道人者蜀人也至慶陽年七十餘矣道人不欲言凡所願指色授故莫究所自來然見之者率知其異人也道人館於鐘樓街周家築土被衲無晝夜露坐郡中諸子弟少年爭來事道人道人凡所願指色授之諸子弟少年無不當道人意者道人喜看病病者家請往乃令病者張目又令其嘘即可活道人則目諸弟子而諸弟子卽置飯病者前道人出其袖中鐵尺橫飯上誦大悲呪已起尺摩病者曰瘥矣脫不活道人則趨而出病者家以死日請道人則出其指示日數如其指數然道人不取錢每歲自正月始活一

人取其布尺裏裯裏完弗取也病者家脫有見飯飯道人以椀列諸案無問多道人食之若加飯更以椀列之不食也若見飯是世一惡食道人卽喜食之曰更爲造美食道人則不食其見飯或雜葷物道人曰第擇去葷物終不欲更造也道人善飲水鄉野人聞之爭來請願觀道人飲水道人微笑頷然之弟子前置水道人目弟子令鄉野人自置水亦以椀列諸案無問多少道人飲之若冬月水冰則聞道人齒間灑灑聲頃之肩踴面紅汗簌簌下若雨也道人與予世父同時世父患脛瘍久不愈以問道人道人曰此祟

空同集

卷五十八

二

也若往聘於某氏乎謂其女陋也將更聘之女慚而縊死此其祟也世父大驚伏地頓首曰奈何道人曰今遇我三日解矣三日瘍果瘥居十餘年忽謂諸弟子曰吾將歸歟諸弟子曰先生福慶之人慶之人無敢慢先生者何遽言歸邪道人不應一日道人令設几三層而坐其上諸弟子始悟其歸謂死也環守之夜有登几而伺其息者道人猶揮肱墜焉夜半霹靂隱隱起屋脊若戈士甲馬戰鬪之聲諸弟子震懾伏地天明起視則道人死矣贊曰子不語怪若道人者何如人哉二氏惑世亂政而道人口悛悛不欲道辭

急人之難斃而後已嗚呼是所謂逃于墨者非邪

太白山人傳

太白山人者吳越間放人也終吳越間莫知其所自
來人問其姓名山人曰我孫姓一元名問其字曰我
字太初問何以稱太白山人曰我秦人也嘗棲太白
之巔於是稱太白山人云於是人始知山人爲秦人
及問其家世山人不之荅故人止知山人秦人也而
不知秦何人也山人善詩有超逸才嘗出秦四游浮
湘漢躡衡廬踰河涉泗謁關里登岱嶽之峯憇日觀
觀日出焉奇之駭叫狂走人頗異之然弗識之也於

空同集

卷五十八

三

是山人則南走吳會吳會人識山人又識山人詩於
是爭禮敬山人山人固善說玄虛又膚瑩渥顏飄須
望之如神仙中人於是愈禮敬山人而好異之士踵
接于門矣山人往來越湖間多在支硎南屏山寺中
鉅家則爭造寺餽山人美飲食鞋服以是饒裕冠佩
之士慕名來訪山人輒供具懽洽竟日酒酣暢歌意
態超脫令人起塵外之思人士或事功人說及時事
山人則又善說時事率鑿鑿副名實于是人士轉相
譽稱爲孫山人聞四方矣一日山人病且革倉皇屬
其友曰死葬我佳山幸題我墓曰明詩人孫一元之

墓已而山人甦起而憤曰幾負我志而吳越人以是
覘知山人初無羽化術徒空談放浪形骸稍稍疑避
而山人則顧益說世務恒切齒不平其詩亦多爲忿
激悲壯之音于是用世之士顧益喜之樂與之交義
投情合犯濤弄月扣舷和歌俛仰一笑每自許於世
無雙而湖舉人施侃者雅喜山人而病其放因說之
居山人然之于是買田茗溪之旁又說之婚則婚侃
妻妹張氏喜山人者聞之率移書相慶曰太初爲全
人矣是時建業劉麟龍寬咸徙居湖與吳充陸岷暨
山人結社游號茗溪五隱山人始講吾儒性命之學
空同集

卷五十八

四

無何病卒竟死年二十七矣李夢陽曰予不識孫山
人何如人未之面也往劉子過夷門蓋數稱山人風
神藻雅云曰與之游令人坐忘而山人亦時時詩寄
來然予竟莫知其何人也

張光世傳

張光世者洵陽人也名鳳翔字光世號攸陵子生而
異質殊才目羞日短視然暗處則反明燈月之下猶
晝也故其書窓晝必遮障而後親也字左手橫書之
興到筆飛瞬息滿紙李夢陽舉之鄉也蓋與光世同
榜云先是西涯公遺提學石淙公書曰今年榜張潛

冠乎石淙公答之曰設無李張二生者潛不後矣及見試錄名第西涯公歎且服曰邃老知人邃老知人是時光世角尚非業已夢寐屈宋追步班馬小視褒雄馳騁騷賦落筆千萬言奇字爛錯綺文輝奕觀者咸謂子安再生文考復出既至京師王公大人翰卿吟客訪造其門求其面識者殆日無虛也於是聲名出李上然光世不以自居未始不兄事李而讓其精也及舉進士李與同部見其面黃憂焉居無幾晴亦黃察其身又黃問曰光世不病疽乎光世乃於是告休沐卧西山巘幄中李忖其非計遺之詩有曰石髓空同集

遇不識黃精春始花洞中日月秘強食勝丹砂光世于是乃移入城居無何卒年三十歲耳子安二十九文考二十四先是人以二子擬光世不識乎歿之日母七十餘歲子七歲一妻一妾相號於旅邸聞之無不心酸淚下者蓋傷張子才而不永又老者孤者孀者貧無歸也李於是作哀鳳之操鳳之來兮爾胡爲兮牛有阜兮雞有棲鳳兮鳳兮今何歸傷哉命兮我心悲是時李夢陽與曹縣王崇文亦部寮實經紀其喪事旣以之歸葬洵陽夢陽復上書 孝宗皇帝言鳳翔抱才未究居官清苦困病客死棺斂路費成資

友朋幸獲反葬禮遵首丘然老母孤兒幼妻不免凍餒溝壑伏異聖慈追繹鳳翔前備庶員六年不無犬馬微勞體古之教惟救蓋之義查近時李崙孔琦之例勅有司月給米一石養贍終其母妻之身奏下吏部准行至正德末有人自洵陽來言光世母謝世有司月米住支而河南巡撫李公以前奏轉行陝西巡撫官言月米必終其妻於例乃合不知今何如行也嘉靖五年馬考功輯其遺文七卷屬胡蘇州板之行然散佚者不少矣於乎嗚其年復忌其文哉初光世歿李掇其手橐十餘帙未幾李罷官而人更又無能

空同集

卷五十八

六

識其橐中奇古字者會孫平泉過索之去曰吾必卒其事然竟無聞也論曰大化流行誰乎測哉相如病於金馬長吉死於玉樓居實摧於秋風胡畀之良胡奪之永是以豪夫志士惑焉仰天而問履霜而悲凌雲託之大人造化比之小兒蓋憤簸弄之叵測而痛英雄之難遭也夫張子者固僻邑之產而寒素之倫也總角之年非有雞窓之授螢囊之聚者也一旦起而談玄虛振藻麗漸鴻之遠空驥之群斯直學之至之哉亦天之所以畀之也乃今若斯焉已大化果測乎吁傷哉然張蓋亦嘗夢幢幃冉冉自天下廣樂導

之若迎已者病之革也起端坐索紙筆掃詩一十八章言意漫渙弗次漸昏漸竭末詩有一章三句者一章二句一句者投筆而氣絕矣今集中錄其全者一十四首

鮑允亨傳

鮑允亨者歙人商也與其弟乘米舟自湖陰之繁陽有三人者來附舟曰吾尊人也舟人疑之不許允亨曰汝以渠赤身疑邪然渠尊人也許之行至鰲嶼磯舟回旋不得進於是允亨亦疑三人者亟舟舫遣之去而是夜盜果來執允亨兄弟縛之將並殺之曰汝空同集

卷五八

七

識我乎允亨側窺之則附舟者也刃及血出矣允亨大呼曰吾母老卽殺我留吾弟其弟亦呼曰我殺無殺我兄賊猶豫不自決會大風起雨雷暴至江洶洶吼山鳴地震草木披亂賊恐散遁去一賊後謂允亨曰汝稻紙灰傳血處可痊也君子曰詩云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豈不信哉今觀鮑允亨事則急詐術而後仁義者不可省乎而或者則謂風雷之會爲偶然斯亦甚可嗤也夫天何物也而欲豫謀哉誠謂義不足以入賊則江革趙孝之倫虛邪然予聞鮑氏先有值賊父子爭死賊兩釋之者若允亨者亦其餘烈

否耶

六烈女傳

儒生劉德舉來言六烈女事李子聞之泫然而涕出
劉生曰夫子奚慟也李子曰予蓋傷爲臣不終云於
乎死生亦大矣往逆瑾之亂予實丁焉當是時人士
大都以賊行問之曰救死爾又曰死瑾無謂於乎死
生亦大矣彼粉黛笄禕之人乃顧若是烈邪自死瑾
無謂之說興於是賊者公言於朝群議於巷偶語於
途以逮至則問金多少爲罪重輕於是天下吏曰考
掠桎梏之咸金逋也下斂而上聚公簿而顯輸曰姑
空同集 卷五十八 八

救死爾夫爲臣宜若是否邪設靡賊瑾能盡死之邪
於乎死生之際難矣彼粉黛笄禕之人乃顧若是烈
邪予蓋傷焉於是作六烈女傳陳氏者陳傑女也年
十八聘楊瑄居無何瑄卒女痛哭將死之父母不許
欲往哭瑄又不許女則竊翦髮屬媒氏往置其夫懷
汴俗聘女生年月日朱綺金字與男家號定婚帖於
是瑄母以定婚帖裹其髮懷瑄葬焉而女乃遂卸容
飾素笄編衣居無幾父母謀改聘女縊而死天順五
年六月十一日也後五十三年爲正德甲戌瑄有姪
曰永康者改葬瑄而求陳氏骨合焉二骨朽矣髮定

婚帖獨鮮完劉生曰葬之三年而岐穀丫瓜產之墓
李子曰世人蓋多言青陵臺事予竊疑焉連理之木
比翼之禽今以岐穀丫瓜觀之不其信邪張氏者李
傑妻也年十八歸傑踰年而夫病且死握其手訣曰
我死汝必更然善侍後人矣妻泣矢之曰君死妾死
不願更也傑死張氏謂棺匠曰棺大之夫性喜寬大
也其父母曰棺第狹之勿大匠從其父母狹其棺張
氏哭毀其狹棺曰不大不棺也棺成自經而死高氏
者夏永昌妻也嫁三月而永昌病死高氏欲從之然
家人防之嚴則日主前焚香竊祝曰永昌俟我其母

空同集

卷五十八

九

知之泣謂之曰汝今十九年耳奈何輕死高氏曰嗟
母謂百年永邪然均死耳竟縊死劉氏者魏相妻也
相之死也祖姑王媿婦有決志乃引婦登樓同寢婦
哭之達旦不輟聲已給其祖姑曰我飢渴甚祖姑信
之下樓取水食婦以手巾二幅接縊於梁上年二十
一矣王氏者孫林妻也林病貧無以療王氏賣衣辦
湯藥夜顛天祈身代之林死則匍匐哭不絕聲水漿
不入口者二日乃潛詣後園棗樹自經死張氏者田
孝子妻也孝子曰田銳嘗刲股療母病母死廬墓三
年於是稱田孝子云孝子有甥宿舅舖而夜殺其隣

鋪客盜其財於是逮孝子獄無何孝子死出其屍墻
爲之崩張氏之死也或勸之矣則忿哭曰我與田銳
夫婦二十年矣彼既爲孝子我獨不得爲節婦邪竟
死今按六女者皆祥符郭門西人也六十年間烈者
六焉足謂之興矣聞風者激邪抑地之靈使然邪李
子曰予於六女而重傷時俗之偷也孔子曰匹夫不
可奪志乃人不欲死顧詫人曰我死弗獲死今以六
女事觀之然邪否邪夫鉅鏹之嚇盈諸耳甘綺之誘
戰于中人鬼之關須臾是決乃六女者方視死如歸
求亡如飴道間伺隙如探金攫玉惟恐後時而靡獲
空同集

卷五八

十一

也斯其志可奪邪不可奪邪夫粉黛笄禕之人至微
也窮閭敝閭顛顛下賤之女非有閨閣之儲文史之
訓父兄之指誨聞見之開卓也而一旦有如此者彼
冠裳嗚珮之夫口先王而講詩書者乃徃徃狼貪而
狗生患難之至不化蘅爲蕭則豕突鼠竄矣於乎極
矣予於六女安得不重傷時俗之偷也劉德舉曰斯
舉也予倡首義於鄉人復白其事於官司矣業爲六
女立廟郭西贊曰貴非必爵輝豈惟華有碎而完有
凶而嘉於烈陳女甘心未家槁骸竟雙並帶則瓜岐
穗離離載嘉者禾五女繼興奮義執情隕軀捨生展

哉令名於惟六女生猶鴻毛死而遽巍山岳其高瞻
廟者拜過里者式無貴無賤無識不識卽跡揆心持
獨驗同古今一感人心至公熊掌取譬豈全是恥爾
忠爾孝敢告君子

尚書黃公傳

尚書黃公者封丘人也名紱字用章其先洛人高祖
克讓始徙封丘克讓生思豫思豫生秀秀生中中生
黃公初

高皇帝兵起思豫掌太常事以罪編氓沅州已又軍
平越衛於是平越沅州封丘洛皆有黃氏乃後秀商
空同集

卷五十八

十一

金陵死中收其貲商重慶娶于張生公重慶於是重
慶亦有黃公生之夜夢老人抱嬰兒曰送蹇尚書爲
汝子長依舅氏張宗琦宗琦爲麻城學職從如麻城
歸如平越補衛學生正統丁卯以春秋中雲南鄉試
第五明年登進士第除行人陞南京刑部員外郎郎
中出爲四川叅議叅政進右使轉湖廣左使陞右副
都御史巡撫延綏進南京戶部尚書改左都御史尚
書仍舊黃公廉峻直執遇事廳發正色山立卽重忤
時貴弗恤智巧所避公毅然肩之人率竊笑其杲然
亦以是獲名郎中時人業以硬黃目之矣部堂嘗缺

官公署堂印諸寮事之卽猶堂官也亦才識超之之
故譚千戶者大猾也善懼顯貴人嘗奪民廬場顯貴
人無敢爲民直者公直之竟歸之民爲叅議督衿茂
諸倉兼備其兵釐革宿弊擒豪惡數百人舉劾將官
各當邊賴以寧叅政如崇慶旋風擁輿不得行公曰
汝冤氣邪姑散予圖之至州齋沐禱夢翌日清其囚
無驗乃禱諸城隍夜果夢若有神言州西寺云寺去
州四十里邊路而巢山公旦起率州官吏兵往詣寺
圍捕之有僧少而惡詰之無牒便醋聖塗其額曬洗
之則有巾痕乃鞠訊之遂盡暴其好惡云寺後有巨
空同集

卷五十八

十二

塘凡投宿人則殺之沉塘中衆分其財有妻女則分
其妻女又攢典李節陽王親也侵盜官糧巨萬數王
爲之窟公按之悉如法公雖錢穀司然善摘發奸伏
以是威行境中嘗道川東青神令望風解印綬走爲
右使奏閉建昌銀礦許之大盜周主簿者哨衆抄掠
檄公平之公謂盜起于煩苛宜少寬養而闔宮以方
貢橫斂公抗不從闔擠移近省陞左使時兩京工興
徵銀二萬例派民公以庫積餘充又勢豪馬快船債
萬坐逼索又荆王奏徙墳塚公悉不從省費鉅萬又
計錮僧繼曉於是威惠大行繼曉之來也勢焰灼人

公私謂諸公曰曉以妖術媚上遂奸眠食共今避而反鄉名掃墓而實逃生耳乃令武昌府錮之後堂陽尊禮之居無幾曉果敗檻送京斬之西市公在蜀嘗忤閣臣萬安銜之三年六推咸抑公知之乃亦連疏乞罷凡三上已乃有巡撫延綏之命者劾叅將郭鏞都指揮鄭印李鐸王琮茂州史知州等又計捕豪奸張綱乃於是拔才能察幽隱問疾苦飭廢墜於是申號令修器械嚴警邏節候望邊政爲新公見飲馬婦片布遮其下體乃悲以慚曰嗟乎士之貧至此極乃驅之戰守邪於是令豫支米月三會

詔毀庵寺

空同集

卷五十八

十三

公使汰尼解軍門給配鰥士人人大懽悅無不願爲公死者及公去尼有攜子女拜送路傍者云公旣官六曹益無所顧避威稜截然特旨改掌憲院天下方仰望風采公自以歷侍五朝中外凡五十年慙直嗟異忤人獲名伏禍難測又盛滿宜戒乃引年懇乞骸骨居無何疾作竟不起年七十有一所爲奏議及政蹟并所著文詩悉棄不留晚嗜叅同契號精一道人蟾陽子有註本獨存國制文極於六曹尚書官之北斗天造不論夏蹇經綸悃悃

太宗北征全國是屬三楊公亮寅協熙績臺省坐蓍

太平君佚臣勞所謂代天之相 英廟之遇文達略
似馬周吁俞一德密畫顯斷萬幾精覈局體一變成
化間忠良外植三原河州單縣封丘巍然輩出居則
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畜帷幄佞幸請劍
必殛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懼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
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邪委任
權力殊邪弘治中華容洪洞鈞陽靈寶陽曲盧氏金
陵安福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
小枉安焉局體又變矣雖形迹罔暴義遵矯直亦運
數然歟自言路志伸毀譽進黜氣燄滿盛公卿歛遜

空同集

卷五十八

十四

正德以來遂靡靡難觀亦諸人甘寵飾譽稍有嘉美
便立祠樹碑要歌徵頌鏤板鐫石惟恐不流今信後
也此意既橫機巧自生工言論務彌縫斯又一變然
黃公爲左都則嚴甄御史量能委之火其差簿於庭
曰事貴得人耳資勞久近豈立官者意哉當是時言
官能毀之黜否邪斯爲政在人邪抑時不同邪公焚
奏草自泯其嘉美視而信後者又何如邪
江淞食鹽錢鈔民苦自攬括勒呻吟公爲尚書力條
其折徵銀狀以聞至今行之便此其事比之汲汲流
今信後者得與夫不較然白哉公年二十六舉進士

始室孫郎中鏞女也生子楫霖彬封宜人贈夫人繼室曾衛鎮撫宣姊生子杞桓封夫人蓋終其身無妾婢云彬工部司務桓光祿寺署正公卒之日

皇帝驚悼遣祭 勅有司營葬墓在長葛縣馬陵岡

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行實

正德七年閏五月二十六日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攻華林賊戰死之其子幹救之戰亦死時予在泰和聞之驚而疑已而實然則痛哭曰男哉周君見危而授命已哀其子曰幹死于孝矣言是日君以賊食盡會兵三面夾攻君攻自北門三戰射輒中賊少却君

空同集

卷五十八

十五

與其子先登逼之會賊滾其墻石下如雨軍潰被執君頭中刀血流滿面左髀中鎗不能行猶大罵賊不絕口賊怒支解之以徇其子幹前救君中鎗也然猶力戰竟墮崖死敗兵先舁其尸回營翌日諭賊求君尸賊襦裹尸還焉先是制兵者以馬腦華林賊劇滑諸山賊則日又竊發憂之會君到即檄君勦之君首擒廬山左湖盆塘賊百數軍爲之振乃移軍奉新計擒飛王胡雪二馬腦寨平華林賊恐分立仙女寨以拒我君拔之賊又立寨雞公嶺君又拔之先後斬獲以千數於是進壁華林絕其出道塹之而守久之賊

窘遣謀者言賊飢餓匍匐狀君信之遂移檄會兵夾
攻然它兵實觀望不大進而君獨與其子進逼之坐
是敗而死於乎哀哉屢勝者驕邪抑命歟君弘治六
年毛澄榜進士歷刑部員外郎謫兗州府通判正德
改元復其官歷郎中大理府知府拜今官官一年而
死夫逆豎之亂炎荒瘴海之濱死者屢矣君不之死
也乃今死以此君爲主事也檢獄政日蒞視獄中人
藥其病者員外郎則坐請貸言疑獄者罪貶官兩在
郡無不得民也所至則又善剖疑獄此皆足不死乃
竟死也君系出元總管思後貌魁梧性侃侃不阿善

星命之學談星命十中八九然不諳自命初華林之
役有星命者實賊黨來談君星命已再拜賀曰美哉
動罔不利君曰我刑殺太重無制其人曰夫刑殺者
利於兵者也議遂決故曰天有大數世有大運人有
大命故京房郭璞皆不免殺身由是觀之命可識矣
君生天順四年閏十一月十一日午時年五十有三
歲配宋氏封宜人四子金州學生娶黃氏紈娶馬氏
幹死於孝者也娶劉氏春聘高氏二女長適劉棨舉
人次適李瞳州學生君父諱正大同府知府正父貴
封滁州知州貴父復復父添祥添祥始居長沙後徙

安陸州

空同集

卷五十八

十



空同子集

卷之五十九

北郡李夢陽撰

東莞鄧雲霄歛潘之恒黃祿

文類九之一

雜文一

說論叙跋凡四種

賈隱有序

訓敦有序

原火

原壽

賈論

作志通論

蛤雀論

叙松山小隱

說農贈薇山子

叙九日宴集

贈蔡氏

題史痴江山雪圖後

題三王詞翰後

題明遠樓詩後

空同集

卷五十九

題琴竹詩後

毛監察登樓詩跋

題東莊餞詩後

朝正倡和詩跋

右次雜文一十八首

雜文一

賈隱有序

松幄子遊江湖間老矣一日買舟將大歸人疑

之曰渠賈人也松幄子乎松幄子聞之曰謂我

賈者賈謂我松幄子者松幄子或以其言告李

子李子曰是隱而賈者也於是作賈隱

天下之隱二上隱隱心次隱隱跡心隱跡彰無損於

真跡隱心彰人斯細矣然君子恥之衆人譽焉茲何也夫石一也玉其表則觀者改目置金瓦礫視之弗諦鮮不棄者大抵顯飾易欺而深情難察也夫策肥乘堅之士難語茹芝飲泉之事紛華聲利之夫豈探幽玄岑寂之娛故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且夫松之爲物也盤石則茂飲雪則貞得泉則嗽遇風則吟漱如玉金吟如瑟琴其在嵯也據礪砢跨岑嶰翳縣蔦挂驚猿限重壑韜層巔逃羣之所耽悅冥心之所扳援乃松嵯子奚取於斯而以自名且以徵也不幾於特異而求同哉夫人者賈也絲竹靡輟於耳綺麗恒接空同集 卷五十九 二

之目口厭厥腴躬華其服入有彈碁灑翰之侶出有飛纓聳蓋之屬胡取之松奚有於嵯而以其名徵諸將來郁郢子聞之曰若是是室伯夷之室而後成仲子之廉也竊聞之居動而執靜者之謂定履囂而用寂者之謂堅涉邇而採遐者之謂明混雜而守一者之謂貞在群而立獨者之謂高處污而弗玷者之謂潔故上士朝隱大仙市藏要之心獲匪跡是關故金馬石渠之貴弗能損歲星竊桃之精紫塵黃埃之穢無以戕藥肆縣壺之靈而人者必茹松之毛蔭其芘覆殮其膏液又躡其危嶮披荆蒺藜蒙茸然後爲松

訓敦有序

訓敦者何患時之偷也宗不立則祠不嚴祠不嚴則族不合族不合則親離親離則禮亡禮亡則義蔑禮義亡蔑則肉骨視爲途人嗚呼時之偷極矣不可患哉夫反偷莫大於敦俗敦俗莫急於建標標不建則教不著教不著則訓不行訓不行則敦不反然高氏其人也遷其鄉則姓之廟而宗之無離親焉祭而聚弔而聚慶而聚愈繁而愈一愈遠而愈密無散族焉年歷四百

空同集

卷五十九

三

代更數姓猶一日也非敦之至邪以是爲訓教不著乎卽偷何患矣于是作訓敦

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也未有不族始者患其渙也於是類焉易曰類族辯物患其乖也於是睦焉書曰九族既睦患其爭也於是有大小宗之禮患其忘也於是有大宗之廟又患其弗率於是有九兩之法世系之官李子曰予歷周秦燕趙晉衛諸墟詢故采實未嘗不流涕而悲也曰嗟乎教之衰至此哉族之散禍之邪有庶見素冠者矣有范冠而蟬綏者矣父子兄弟亦若是偷邪齊民不足言乃衣冠之胄身之外亦

途人邪問其世則無宗覈其文則無譜究其居則無廟叩其族則忻戚不相聞嗚呼先王之所以教者何乃今若斯邪教之類乃今涵焉教之睦乃今乖焉教之宗乃今不廟斯法與官之者缺邪時與勢殊邪人狃於俗然邪及涉淮漢覽風大江之南東見其故國遺俗有百年著土之民已而又聞高奧高氏之宗之族也則又歎曰嗟乎予觀高氏而知三才之因也大尉瓊五傳而高奧與高奧再傳而宗立廟嚴又數傳而聞人生至南屏公大顯於位庸李子曰得時者亨得勢者長得人者昌中原亂則海隅罔兵是謂得時空同集 卷五十九 四

山水環則風氣結是謂得執禮義行則乖離弗生是謂得人得時者天得勢者地得人者德高氏具焉三才備矣建標而訓以之教國可以敦國以教天下可敦天下夫合抱之木蔭廣畝者其本深也得其地人以永之天必篤之矣所謂栽者培之也若高氏者雖百千世可也人苟則之同百千世可也斯訓敦之義也

原火

江西火省焚或曰火弛歟或曰火僭或曰以侈或曰亢也燥燠之沴會他郡若邑亦火以問李子李子曰

火省無省也夫署以官立官以體正體正則德敷德敷則才闡才以令布五者所以植邦而定亂也定則民安民安則兵革不興兵革不興則和氣應而災害弗作是故當令不行是曰慢期用才遲乏是曰涼力執持靡堅屈軟游至雖德曷行矣德沮者侮至侮則弗威孫敵授柄關鑰外局豺虎入室體胡有焉體虧則官具官具則署不立數者政之大蠹而天所棄也天之所棄災害必臻然無專診感斯應矣會元斯焚故曰火省者無省也亦言天棄之也夫刑賞異行勸戒同情思咎損盈天之道也不棄曷存不無誰有熒

惑退舍厥微著矣是故論情揀偏式法摧姦不貳不撓令之上也剛柔雜措疏通敏果明毅濟之才之良也廉平豈弟罔縱惟允德之程也不疑不懼勢不敢凌邪不可棄體之經也以是而官中外清肅吏役嚴命身之所居鬼神守之所謂天助之釐也卽有災害不害之矣此生於憂患者也若槩謂冥數泄泄以希幸亡且無日矣或曰若是則火郡若邑者亦謂之無郡若邑邪李子曰然矣火弛火僭火侈火充又何也曰類從也予原火言其類省郡邑者也厥火詳見雜

原壽

夫壽之品六何也生而壽者則其人筋骨堅礮束肉其氣則蓬如然好動鮮疾疾夫人寡嗜欲能調飲食亦壽亦有服氣導引之法夫無思無營混混冥冥合於無形神聚精凝此壽者則道家者流也道家者流壽則神秀然不閑世務閑世務于理道罔攸悖斯德壽者也故曰仁者壽然予觀蔡澤從唐舉相及許負相周亞夫等則壽又亦天數故曰脩短之紀無弗命矣窮通壽夭鮮弗定矣而世顧以爲孔子稱仁者壽蓋言靜云遂以爲壽不可事事古人有言曰樞動不空同集

卷五十九

六

駐今信無他嗜溺然日用之履可廢歟夫憂樂喜怒者情也卽信無他嗜溺乃四者之情何殄矣堅制其情以悖道廢履其亦不知定命矣耳故人具者形也生者神也栽者德也戕者嗜也不可易者數也故制形者堅存神者永知德者昌縱欲者賊順數者安知斯五者斯知壽矣

賈論

語人曰賈之術惡人必以爲謬然不知賈深刻取贏羨深刻則心易殘取贏羨則戕物故非大姦巧不能踰等夷然賈亦不盡爾若爾常十七八亦其術使然

也夫心神舍也深刻則耗神耗則昏眊而形不和形不和則不能修于身行此非術之罪哉今天下機利莫大於鹽若貨鹽若貨散而之四方劇故鹽若貨賈尤富實易盡力而其人則率能目語額瞬談智于尺寸之間而窺窬於分毫之際泰者則輒揆妓女彈鳴瑟卽肥甘綺麗車馬珍玩諸屬與諸大貴人等矣夫賈編戶之民也而一旦音樂妓女之奉肥甘綺麗車馬珍玩諸屬與諸大貴人等則淫侈而易爲邪夫入深谷翳林而能得材者擇木者也處奢靡踰躡而能制心者擇行者也是以陶朱公居置千金而顯名天空同集

卷五十九

七

下傳于後世故不務仁義之行而徒以機利相高者非衛欲喜生之道也

作志通論

夫述者存往者也作者訓來者也存以比事訓以闡義事以史著義以經見二者殊塗歸則一焉然自皇帝王伯之世更丘墳謨誥不陳雅頌之音弗聞於世於是聖賢君子託述作以寓志故曰周東遷而春秋作宋南渡而綱目修所謂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者嗚呼微哉然要有傷之焉夫志者史之流也分例祖諸禹貢屬事本之周禮褒貶竊春秋之筆風俗

寓同一之制宮室取大壯之義詩繫觀風之意夫
史者備辭蹟昭鑒戒存往詔來者也是以分例屬事
善惡備列褒貶見之矣五方異性則風俗雜核宮室
不自立例藝文但標其目彰善諱惡忠厚之道也故
稱志焉夫志者一郡一邑之書也史者天下者也小
故詳大則槩然其義悉於經祖焉所謂殊塗同歸者
也

蛤雀論

舟見舉蛤者形猶雀也茸茸餘毛焉李子曰蛤知其
雀乎雀知其爲蛤乎蛤奚弗雀也且雀入水也雀知
空同集

卷五十九

八

之乎水入雀水知雀乎雀未入水知非水乎入水知
水乎易翔爲潛倏沕冥焉絕林遊淵剛柔異質性情
遷焉靈同形殊穀食波食有喧無喧截喙殼涎寸肉
內含臻臻延延飛沉漠焉烏鵲其友今魚鼈隣雀不
知其蛤蛤不知其雀孰究厥端陰陽變化玄之又玄
陰陽不自知之誰乎闔闢修短委厥時爾故求固
者雀乎雀者也

敘松山小隱

銅陵徐君墅松山之旁自稱曰松山小隱五山汪子
者徐之姪也言于李子李子曰嗟徐君隱乎小乎然

予聞之矣人也固斯人之徒也立弗遺世行罔離群
居匪殊域乃稱曰隱又自小之斯殆寂乎囂者也夫
囂者焚綸塵溷之名而隱之反也是故高人之于天
下也惡囂之賊已也于是思超然以自脫恬而不焚
靜而不綸潔而不溷清而不塵凡以保寂破囂焉爾
而乃舉眼無可意之事開口鮮契心之友和通有轆
轄之擾孤亢多危疑之憂于是乎卽山居焉以泉石
猿鳥足以寂吾而絕囂也又撫松盤桓焉以厥毛可
衣實可茹厥風瑟瑟可聽厥色冬青厥根苓食之壽
是之謂隱然君子弗之取何也以行之非中也夫人
有仁義中正之彝以成身也有耳目口鼻四肢之嗜
以全生也有父母妻子君臣朋友之倫以振經也若
一切山居而松游惟隱乎孰是絕物之行也夫寂囂
不于其迹于其心者也故處焚而恬者真恬者也在
綸而靜者實靜者也於溷而潔者能潔者也居塵而
清者大清者也夫徐君者固有人道之倫仁義中正
之彝者也耳目口鼻四肢之嗜度而不逾孤而無危
亢而無疑和而無擾通而靡隨是迹囂而心寂者稱
之曰隱又自小之殆是之謂矣汪子曰嗟達人知言

上士明心李之謂哉吾徐之爲人也處轆轄塵焚之

區而有泉石猿鳥松風殫岑之高烟朋霞侶登吟坐
嘯雖日有餘情而仁施義懷厚化敦俗見斯爲之矣
故不山而山不松而松不隱而隱是曰小隱李子曰
嗟予讀殖貨志矣以今徐君觀之而知遷之言過也
其言曰巖穴隱處之士設爲名高者亦以利耳信斯
言也則伯夷爲矯巢由爲僞開倉賑飢者爲沽名解
衣救寒者爲飾譽以今徐君觀之然歟否歟予故曰
讀貨殖志而知遷之言過也汪子曰惟誠動天徐君
五十無子後閣十年不字今乃字足以占其非利而
爲之矣

空同集

卷五九

十

說農贈薇山子

李子明農於大梁之墟有洞微先生者過觀焉李子
無患而修具先期而戒種相壤以遵播驗粒以斥惡
力以勤本警惰以集事守一以俟時節財以浚源
蓄衍以防歉洞微子曰善哉子之農可以喻政今杞
之政其人乎李子曰予鄙人也癡癡混混馬牛耒耜
間耳挹雲氛臥桑陰聆禽音焉耳奚政之諳也子證
之杞洞微子曰杞之尹薇山子者少而飭躬長而勵
行敦禮嗜文保貞馳問藉之白茅射隼高墉非農之
脩具者乎其臨政也滌穢剔垢範才效良操綱展目

程猷經謨非先期戒者乎大結則所小結則斯尅之
用剛懷之用柔蒲鞭示辱桁楊威暴非相壤播者乎
敗群之羊必除梗類之草必鋤非驗粒以斥惡乎夙
興夜寐無小弗親無隱弗究無瘼弗詢非竭力以勤
本乎錄善獎能恕難矜愚日計歲期亡業者復游食
者務非警惰以集事乎不違道而于譽不矯情以釣
名不飾言以要進不捷徑以求速非守一以俟時乎
政之行也則均衆寡定伸縮息喘止呻抑過埤損儲
羨慎餘救帷罔棄木屑是收非節財以浚源蓄衍以
防歉乎李子曰予之農于墟也第知癡癡混混焉耳

空同集

卷五九

十一

不知杞之政似也洞微子曰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夫
事萬而理一者也梓材曰若稽田旣勤敷畜惟其陳
脩爲厥疆畝李子遇杞士于郊東傾蓋班荆而坐以
洞微子之言質焉士曰予挾簡策誦先王人也杞尹
則知之矣不知其政也李子曰請言其尹士曰劉之
尹杞也吾見其官理民治教行政清焉耳而不知其
具何也見其豫而立備而無患焉耳而不知其種戒
也見其淑慝區彰輝明焉耳而不知其相而播之也
見其善人多而猾賊匿焉耳而不知其驗而斥之也
見其繁剽而錯剖壅決而焚解焉耳而不知其竭力

勤之也見其荒蕪闢疆場飭焉耳而不知其警備集
之也見其不矜已不凌物焉耳而不知其守一俟之
也見其之不懼匱不憂焉耳而不知浚源防歉之有
道也李子曰甚哉祀之政似農也洞微子得其內士
得其外外者其巨也內者其細也細功也巨效也甚
哉祀之政似農也薇山子之所行也例邑有異政三
年則旌拔焉薇山子未三年獨旌拔焉他邑尹聞之
賢也面以之赤下也吐舌警惕洞微子曰居家理故
治可移之官子不求之身而欲達之官而欲異等拔
乎李子曰粗者精之寓小者大之始近者遠之自以
空同集

卷五九

十二

祀之政政于國國不治乎以祀之政政天下天下不
平乎薇山子行矣予癡癡混混農間日望子矣

敘九日宴集

嘉靖四年九月九日趙帥觴客于青蓮之宮懽焉子
是空同子立韻賦詩焉衆和之哀然而珠聚爛然而
錦彰主人賡焉鏗然而卒章賓主旣洽氛翳載廓霜
清日晶臺殿下陰鈴塔警風林影颭瑟瑟落葉乘之旣
昏復皎皎皎布地蓋不知月之在天也空同子覽于
衆詩乃喟然而歎曰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夫天下
百慮而一致故人不必同同子心言不必同同于情

故心者所爲懽者也情者所爲言者也是故科有文武位有崇卑時有鈍利運有通塞後先長少人之序也行藏顯晦天之畀也是故其爲言也直宛區憂樂也何也出諸心者一也故曰詩可以觀是集也趙帥張尹則彙征有期監帥白帥王帥則剝牀未釋王尹則不遠復者也黃子和子咸丘園之賁左生和生則利賓于王者也故曰人不必同同于心斯之謂也

贈蔡氏

蔡子輟河閩之寄而守備乎江介其行也其友祖焉

空同集

卷五十九

十三

北海王子爲之賦江漢曰江漢湯湯武夫泱泱封丘黃子爲之賦北山曰膂力方剛經營四方歛鄭生爲之賦無衣曰王于興師修我戈矛李子曰竊聞之守者對攻之名備者先事而立之義也故兵非不攻也不上攻也非不貴機也備者無患也書有之矣孔子亦曰凡事豫則立豫者固備之義而事之先者也蔡子者武蔭而文登者也度機審勢銷患於未形不在茲行乎天塹不江蔡子者塹乎於是爲之賦六月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雪之天黯霽凡雲也異獨雪同詩曰上天同雲是已
雪之山巔不骨谿壑淺蹊徑迷雪甚則樵不入雪之
水雲同天一有舟篷白而人簑笠之則水見矣雪屋
簷直或明其窗柱然不見茅與瓦雪之驢下視凌競
若臨窟蹈穴雪之人目曠而神斂眩眩然光奪之也
雪之木枯則白其上皮花葉雪則皜其心雪無風則
勻勻斯畫矣卽妙筆弗畫弗勻之雪何也勢使然也
畫之勢貴粗盪近詳遠畧情貴雅而包意貴減而宛
氣貴豪而洵色貴凜而潤五者雪之良者也李子嘗
論及畫事田生曰其惟史癡乎江山一圖近之矣是

空同集

卷五十九

十四

題三王詞翰後

夫禱而永之存乎愛闡而德之由乎敬傳而遠之繫
乎言亡而生之本乎思永莫如仙瑤池者媛之仙者
也禱人之王母而王母之者愛其愛也然必德焉稱
是謂祖孫之懿闡懿彰德敬以之矣孔子曰言之不
文傳而不遠故愛非言曷昭敬非言曷顯嗟玉溪子
頌而宛歟端溪子音而展歟龍湫子暢而簡歟夫三
子者言足以闡矣然義主乎永情觸於思故蒼谷子
誦其言而淚詠其音而悲蓋傷其王母之長歸故曰

亡而生之本乎思

題明遠樓詩後

夫握樞居要則意飄江湖處幽履閒則心懸魏闕所謂情以地殊音由感發者也矧登高能賦古稱大夫之才而采詩觀風今有監國之任者乎紀元之歲時菊載華茲筵是開四子邂逅于一樓俯喬嶽覽長河眷焉有感于斯游爰各賦詩一首嘉靖元年秋九月也

題琴竹詩後

不音而音者用之心者也不物而物者資之深者也

空同集

卷五十九

十五

不聲而聲者託諸吟者也心之用莫如琴深于資莫如竹吟而託之則詩生焉生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資愈深資愈深則心之用廣矣是故君子貴琴焉非專于音也貴竹焉非物之也又必詩焉雖聲而非聲也嗟陳子胡爲琴嗟鄒子胡爲竹胡爲吟知斯義者遐哉復乎

毛監察登樓詩跋

夫陽春雄于寡和白紵侈于衆歌均之爲調何難易頓殊也元首之歌倡已賡繼然孔子與人歌也則又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何也豈非同情者感同聲者應

歟今觀毛君登樓之什而詩之道見矣詩云伯氏吹
塤仲氏吹箎感應之謂也

題東莊餞詩後

夫天下有必分之勢而無能倚之情蓬飛梗流忽聚
倏散斯其勢能必其不分哉孔子所謂東西南北之
人也夫既東西南北人也于其分不有悵離思合者
乎於是筵於庭祖於道觴于郊嬉于園不有繾綣踟
躕者乎斯之謂情也情動則言形比之音而詩生矣
夏公之撫治鄖陽也諸公筵之祖之觴之者故無不
用其情矣乃今又嬉于吾園牽初英扳柔條驪駒旣
空同集

卷五十九

十六

朝正倡和詩跋

駕旌旗向東不有悵而思者乎然莫之能留也故必
分者勢也不已者情也發之者言成言者詩也言靡
忘規者義也反之後和者禮也故禮義者所以制情
而全交合分而一勢者也

詩倡和莫盛於弘治蓋其時古學漸興士彬彬乎盛
矣此一運會也余時承乏郎署所與倡和則揚州儲
靜夫趙叔鳴無錫錢世恩陳嘉言秦國聲太原喬希
大宜興杭氏兄弟彬李貽教何子元慈谿楊名父餘
姚王伯安濟南邊庭實其後又有丹陽殷文濟蘇州

都玄敬徐昌穀信陽何仲默其在南都則顧華玉朱
升之其尤也諸在翰林者以人衆不敘自正德丁卯
之變縉紳罹慘毒之禍於是士始皆以言爲諱重足
繁息而前諸倡和者亦各飄然萍梗散矣賴 皇帝
明聖斷極元惡伸拔英類於是海內之士復矯矯吐
氣此又一運會也而顧君適以開封知府歲覲都下
乃有朝正倡和之詩蓋余不聆此音者數年矣今一
旦見之誰謂異於空谷楚然者哉然倡和者五人而
已而其詩顧猶多憂讒念歸之辭則余不知所謂矣

空同集

卷五十九

十七

空同子集

卷之十

北郡李夢陽撰 東莞鄧雲霄歛潘之恒蒐校

文類九之二 雜文 文銘贊凡三種

哭白溝文 有序 咎旱魃文 有序

禱旱文二首 謝雨文

白室銘二首 獨對亭銘 有序

井銘 有序 六合亭銘

端硯銘二首 石几銘

孔子贊 大舜贊

齊太史贊 有小序 三仁贊三首

空同集 卷一 一

宋龍圖閣學士范公畫像贊 有序

鍾馗贊 張將軍畫像贊

劉文華畫像贊 有序

右次雜文二十三首

雜文二

哭白溝文

正德二年閏月初吉予與職方王子俱蒙放歸

南道白溝之野徃白溝之戰王子伯大父予曾

大父死焉百載憤痛爰託於斯文

嗚呼嗟哉此何流兮皓沙千里霜霧凶興荒濱斷岬

陵沉谷崩積骨成丘衝波沃雲月星夜昏殺氣晝屯
粵春事之旣載迺予邁于茲野覽殘墟以掩涕塞故
柵而維馬暄冰泮而復峙辰物鬱而未甲日蒼莽兮
將墜大慘惻而愴神前儔佇以驚顧追侶悵而增惑
趾欲進而躑躅哽歔歔乎內惻爾其龍蛇鬪爭雌雄
未決戰形闢兵營列乃有秦楚善戰之士齊晉詭謀
之生接軌方轂抉地維而劃天門甲光鏡四野戟枝
亘長雲鉦鼓鳴兮河海竭軍聲振兮山岳裂嗟時弗
利甬道絕弱之肉強之食飲人尿咀馬革遂爾橫屍
殺眈崇嵒截流哭聲振天漂血成溝賤至臺隸貴或

空同集

八卷

二

君侯刃割其骸戈穿于喉踐爲土沙疊若陵丘魂營
營以無歸骨交加而臥霜鬼啾啾以宵嘯人慄慄而
斷行風陰陰以四起折鏃朽骨雜瓦礫兮飛揚嗚呼
此爲何流而有斯戰場邪竊嘗究性命之原推興替
之端民死等于鴻毛亦有重於泰山彼短兵兮旣接
春天傾兮地搖乃有睛被刺而不轉膚受剗而弗逃
此結纓抗論之夫甘心烏鳶之口膏野草而罔顧者
也猗嗟我祖生爲士雄死爲國殤岱華摧而敦支玉
石灼而並戕委英肝于塵沙滅聲景而永藏雷霆結
而迅音烟颯烈而怒揚神怳怳以縹緲馮悲氛而望

故疆猥小子今何知纘箕裘之末躅愼時命之難忱
懼遐耀之堙辱憤原隰之哀棄束無棺而葬無塋匝
墟墻以冥索林莽杳兮縱橫腸紆迴以崩裂涕闌干
而染纓物何微而不昌德何遠而不存軫將發而復
結托哀響于茲文

答旱飈文

二年丁卯自一月至於三月不雨恒風窈冥晝
晦李子於時寓大梁之墟作文傳曰僭恒暘若
霧恒風若咎在言與思京房曰欲德不用厥災
荒又曰顛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大風天黃

空同集

卷六

三

雲乎將興飈爲厲兮陰陽將交餼使離兮聲威鼓烈
緊誰怒兮屯膏弗降孰之咎兮吁嗟汝胡不仁今豈
不畏民不畏天兮揚沙晝晦拔林木兮旣顛我禾又
發我屋兮實英蔽天雨露颭颭兮瀕瀕洶洶若摩軌
今樹無留柯彼羽族安託兮殪斃破卵賊物和今虫
獸惶擾塌翼血趾負嶠咬兮吁嗟汝寧茲遂今日月
喪魄天地易位兮五星錯而背行寒與暑其倒置兮
三川皆震龍失勢兮巖谷崩衝轟砰礧礧騰潮沃日
灌太空兮莽千里乎無人塵冥冥征兮城廓晝閉慘
光精兮嗚呼天監臨四方明明厥維亦孔章兮幸茲

若罔知哀我民懼今諄曰已矣哉天既不弔而予何
爲獨憂苟使豐隆秉競而不回今豈屏翳之足仇彼
兩師又容與兮曰匪予之承電煢煢以歛耀今畢翁
翁而將興畢爲車
主風嗟爾今之人胡憺莫懲

禱旱文

伏念日者春膏未濡夏暘轉亢虐炎毒蒸焦我嘉穀
瘠我六畜百姓惶遽四境告災某等閔焉抱憂中心
如焚食弗甘味臥靡寧席蓋數月于茲矣雲神無應
籲天則高踖踏內咎咨歎無聊竊念祥異之來乖和
是基是以婦寃致旱獄決獲霖揆昔論今卓有顯徵

空同集

八卷六十一

四

意者某等鎮之寡道憲而未貞漏奸什良政乖法頗
田畝困而無伸閭閻怨而罔聞不然何雲興遽散垂
雨而風塵霾晝暘星河夜明官之不職神官是殛元
元何辜罹斯慘極某等伏又念大獄巨靈生命攸司
豈宜舍其有罪殍我群黎民無子遺犧牲疇供黍稷
弗繼神祀或窮秉誠洗心齋沐告神造雖靡躬情則
篤至惟神鑒之惟神之賜

其二

某等伏念百穀布地二麥幸秋雨澤鮮少恒暘轉亢
實青而乾苗芘而稿風霾熱濁蒸爲癘疫飢病枕藉

餽屍載途哀哀我民罹茲慘毒日者抒悃告神責躬
祈福而咸晦未通屯膏罔濟是以雲垂垂而颺興雨
微微而日出土夜濕而晝焦禾晨霑而夕涸某等伏
又思休咎徵事箕範有文祥異從人京傳著訓顧斯
亢陽之虐必由乖政之致某等疆土是職救災寡術
觸目抱懼捫心慚慙每欲以功而補愆神其鑒來而
宥徃夫好生者天地之德矜迷者神明之惠尚昭昭
而溥賜庶恟恟而釋懷潔牲用陳芬醑是薦我心或
欺神則殛之無殃我民惟神鑒之享之聽之

謝雨文

空同集

卷六十一

五

伏以日者陽亢旱虐饑歉疫癘民弗堪災某等憂懼
靡寧布誠禱神荷蒙昭昭聽察赦愆矜憫窮悔禍
三日之內驟颺暴凍霑灑遽至雖土膏未接禾根未
濡然神之格我佑我亦云驗矣某等伏念天地之於
物猶父母之於子父母不棄改過之子天地宜鑒洗
心之物尚冀自今震雷時奮甘澍普零俾公私各足
黍稷有馨庶報神無匱竭之虞元元有更生之望我
牲鮮潔我酒清冽敢以謝神敢以再祈于我神惟神
鑒焉

李子葦室貴州署堂南掃地而饜壁上繭旁墜
宵然而矐銘曰

雖有至潔弗慎則汚雖有上智罔念則愚至人皓皓
游心厥初太虛爲輿恬御靜驅細人絢志斯追斯琢
役采捐質離奇紛錯維室生闇維虛生明維厥至人
光凝素行介主之璞玄酒之馨匪伊勿則含淵乃貞

其二

夫白生虛虛生明固矣然心與室異乎能新其汚而
不能必其不汚非室乎非需人以立者乎由中而出
發于言而作於行汝尚安所需乎是故後汝繪事涅
空同集 卷六 六
而不緇觀于爾室果異邪否邪

獨對亭銘

獨對亭者白鹿洞書院亭也亭在書院東枕流

橋北岬上朱子舊遊處也其下則峻溪湍灘衝

縱乃其岬下而上砥陟亭西向適與五老峰

對又岬間劔風泉雲壑字大如斗亦西向故曰

獨對云獨對者前副使提學無錫邵公所名也

詳見其所自記後十年而予來陟其亭夫獨之

言孤也對者主賓也方吾之未來則所謂五老

者固謂吾賓也及既來也陟亭而對之則吾非

若主邪何也亭吾亭也夫亭不吾常一往而一來曰獨對何也大化流行而不停往者去之來者主之我既主之則雖謂爲獨對不過矣自有茲峰也周匡氏漢巖下老人唐李白氏李渤氏率皆來率對宜皆曰獨然而邵公不與也其言曰仁者壽五老峰壽朱子仁是宜獨對方我爲之主對固我也其往也不謂我獨也此其人高下之倫造詣淺深次第學術端邪之等不於斯而占哉且匡氏巖下老人吾不知其何人矣然而白也予知其文也渤也予知其節也夫二者猶不得獨與峰對然則來主是亭者蓋亦思所以獨對者已矣予無似追昔從邵公講道許下今廿餘年矣不謂繼官而同地均業共職有茲來也自顧品下詣淺志難端而履弗力於亭今卽主也然逆知來者不與也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願及茲勉焉以副許下之盟乃爲亭銘

銘曰

巖巖五峯若翔若垂當其東南我亭對之惟混沌初磅礴賦形彼得其峙我得其靈其靈其峙一元所爲曰靜曰壽仁者如斯於穆巖洞嶺迴溪環桂松盤盤

學宮是基鼓篋摠衣四方攸歸弘本立教爰自考亭
人遐跡存嵯剡熒熒如日如星邵子爰構獨對斯肇
於微紫陽孰並而當淙淙者澗有源有泉不有哲民
疇開我先五峯巘巘永斯在斯跡殊理同哲其我師
作銘于亭來者式思

井銘

故井崩塞汲溪焉飲春夏交溪毛茂芊蛇虫毒
可虞也正德八年冬至予至南康府使學生劉
峻往書院視地掘井得諸亥方厥日甲申是日
也南風至穿土數尺石阻集力除焉始艱而終
利有泉上涌甘冽然慮溪侵也布聖其底覆石
泉旁出焉甃甃而上石牀約口五日而井成余
究惟易義繹孟氏譬旨乃爲井銘銘曰

空同集

卷之十

八

厥道流形水行地中導之斯湧無卑無崇維愚靡爲
于潦于澮爲不及泉是曰中廢於井斯肇亥位廬麓
源源澄冽匪溢匪竭艱始終利孰曰匪力靜止用發
惟義之則含陽潤陰炎寒冬熱勿鮒勿幕九五終食
出時溥施視受爲容吸華茹甘挹之必克濯煩滌汚
費而弗勞爰薦神明以亨以芼彌遠彌馨聖澤攸陶

六合亭銘

仰觀俯察八荒在茲處高見大登之自卑來者敬聽
勿遽勿疑

端硯銘二首

世以眼貴而汝無此人其瓦礫汝

其二

台端若方女式虛內女式越若鈍靜亦乃式乃磨不
磷涅不緇允茲在茲相台

石几銘

李子獲石焉平而方爲几焉而銘之銘曰

也乾之清質坤之剛扣之鏗然乎直靜方我有嘉林

空同集

卷六

九

度汝其旁汝憑汝依可詠可觴我有兄弟友朋親戚
燕無豐約來惟汝覲朝之夕之汝懼汝暱人情靡同
汝應則一浴露吞烟瑩月烜日孤貞介確光澤纈栗
雖有霜霰毒蒸厲飈侵之不入而撼之汝搖哉

孔子贊

鳳鳥不至人莫我知行廢嗟命獲麟竟悲已詘道信
萬世攸師願學謂何小子敬思

大舜贊

聖狂天淵一念則分孟欽大孝孔贊克君袵衣鼓琴
今如見之我猶鄉人雞鳴孳孳

齊太史贊

崔杼弑其君莊公齊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贊曰

皇天厭德逆徒干經國既無人亂是用丁桓桓太史抗言討兵舍命不渝蹈仁秉程一門三烈巖巖茂名

三仁贊三首

殷喪厥馭姦宄師師天乎下菑神罔攸依國既顛越我寧獨支何其發慨決于二師三諫遂行允哉睿思

右微子

空同集

卷六十四

十

於維哲人知微知彰譬如滔天涓涓是防象箸道奢瓊宮兆亡鼓琴自悲過衢佯狂洪疇翊聖朝鮮錫昌

右箕子

箕啟存祀予以殺身殷稱七竅孔贊三仁烈烈太師實惟國楨人之云亡邦是用傾鹿臺玉焚麥秀吞聲

右比干

宋龍圖閣學士范公畫像贊

予觀范龍圖則慕其人嘉其志觀龍圖出處則哀其時予過無錫秦氏獲觀其畫像峩冠法服莊嚴弘毅蓋得其彷彿焉則又識人心不泯不

然卽顧吳更生安所置毫哉予生長環慶間與
故老談龍圖扼元昊事雖古名將何加矣於是
薰沐再拜贊曰

有偉一人清明令儀三代遺才百世之師

鍾馗贊

唐有進士鬼之司直夢中誅邪帝寤驚惑雖寤匪寤
內艷外佞曾無如馗是匡是正祿食者誰我言敬聽

張將軍畫像贊

我崇我官有徒嘽嘽我服我丹有鱗盤盤盤盤者鱗
天子之賜嘽嘽者徒天子之畀何以畀之以伐以征

空同集

卷六十一

十一

何以賜之汝陟汝明北徼是清南蠻是平將軍者誰
姓張桓名於赫將軍魁軀長鬚戰陣能勇處已卑謙
禮士若訥臨下威嚴動若虎趨靜若女潛將軍之馳
如鳥之過之矢之發當之者破此衛開設將官實罕
將官豈罕損於自滿於美將軍年始向強髮黥顏渥
膂力載剛萬兵罔雄百戰匪奇慎終如初文王我師

劉文華畫像贊

劉文華者大梁之逸民也修而弗耀老而靡怠
潛於塾顯於醫訥焉如愚有而罔居君子哉君

子哉贊曰

嗟乎文華人貴之欽君也衣布人富之歆君也寒素
利人之趨君篤者義勢人之附君遇則避嗟乎文華
金不出鑛玉隱於璞一壺懸市百錢停卜榮期帶索
韓康賣藥彼曉彼啍我守之訥彼侈彼矜我守之約
嗟乎文華褰衣內文宮鍾外聲閭黨敬禮月旦優評
鄉飲是賓古貌古服膺祉叢休而安而穀昔稱長者
今覲有恒厥像儼如令儀可徵

空同子集

卷之六十一

北郡李夢陽撰

東莞鄧雲霄欽潘之恒蒐校

文類九之三 雜文三

箴戒頌辭諫對
解字義凡八種

六箴六首

六戒

榮養堂頌

三仲頌

邃庵辭

有序

挽歌辭

許子誄

有序

月塢痴人對

虛里子對

馬對

郁鄧子解

直臣字義

維極字義

董生兄弟字義

空同集

卷六十一

弟汝含字義

右次雜文二十五首

雜文三

六箴

太僕儲先生曰人有六事心事身事家事官事

人事文事空同子聞之曰嗟乎有非在我者焉

如彼何著六箴

心一

不可對人言曰慝言之而不行曰惑行之而不至曰

畫非所存而言曰賊公是而靡獲自盡則天也

身二

烈女能必其已之不污不能必其天之不愚時之弗踰夫是則烈女也已

家三

有負鄣田百畝蒔桑數十株可以聚廬矣進竭其躬退爲耒夫不亦可乎

官四

君子狗道志士狗名嗇夫狗利是究是圖毋覲厥位

人五

信道莫如守已省事莫如寡交君子曰中古貴施報

空同集

卷六十一

二

苟以禮至斯應之矣

文六

古之文以行今之文以葩葩爲詞腴行爲道華嗟彼千鈞一髮奈何

六戒

匡衡曰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李子讀而躋之著六戒

太察一

容以畜衆察則無徒先民有言毋及淵魚厥管聖王
瑱耳續目聰罔弗悉明靡不燭

聖教二

聖明四目復達四聰縣鼓置鐸維恐弗通顛任生姦
偏聽生讒芻蕘罔遺大道之咸

太纛三

勇以揚奮強以義發用之弗端鮮不殄伐受絕於武
桀隕於湯秦政弗戒二世而亾

無斷四

匪陽曷舒匪陰曷藏弗濟以義仁曷由臧孝元優游

空同集

卷六一

三

漢業用墮衡丁其時空言式悲

後時五

有虞鼓琴穆穆其和及聞善言沛若江河王者之德
應時若響居則山靜動則鸞往

遺忘六

衽席萌變蕭牆伏憂遵藪射鹿歸而忘牛武事四夷
海內虛耗垂暮攸省輪臺有詔

榮養堂頌

彼美者堂有南其戶前臨伊闕緱氏嵩阜文杏爲梁
蘭橈桂柱誰其居之樂彼壽母桓桓大夫建旄茲

夕之晨之登降堂只豐膳孔時邊豆纏纏剝有肥羜
膾有文鯉維是大夫崇志遠辱人以體養我養者色
夙夜寅畏內訓攸服洛水泱泱貫於斯城母氏壽康
子也令名

三仲頌

湯湯涪水流清源巨誰其濬之爰美爰聚珠必駢輝
鶯豈孤翥瑤海旣光赤霄攸煦伯氏明經郎曹發礪
賈帷載峩召棠繼青大國用監汝相汝卿仲游蘭臺
李也黃扉豸冠鶯紳分直形闡爲草指佞爲芒觸邪
如桂之馨如玉之華是日三仲一門萃之萃之伊何
空同集

卷六十一

四

三仲連芳歷祀三十乃驗乃彰事有豫定神有前識
易垂餘慶書闡陰騭匪善匪積厥夢詎獲

邃菴辭

石淙夫子舊居京國有室一區突靜幽紆左圖
右史前授生徒是之謂菴而稱邃焉愚也竊嘗
慕之而未獲遊也後夫子提學關輔愚始得隨
鄉邦士搢衣講坐下然自恨限於勢分未幾竊
科第輒復違去不得從容左右如菴中諸子卒
業以立於世而有私幸究緒論遵顯則若有自
得焉者雖不敢自謂得其門而入亦不敢苟焉

以自棄乃作遂菴辭以志愚衷辭曰

蓀壁兮桂宇葑榛兮在下水滴滴兮溜渠蘭蕙荂兮
當戶菴之構兮何所接紫闥兮崇期菴何爲兮閉寂
窈焚楹兮參差蔽脩櫳兮連延錯篔簹兮委蛇穆空
洞兮內啟豁庶隅兮外直回巷前通兮嘉樹後植邇
莫可探兮遐乎可卽匪遂曷名兮厥惟菴德菴中兮
何有玉佩兮青衿惠我人兮不貌以心適我人兮可
采可桶可棟可楹兮維菴是學赤帷兮翠幃菴中人
兮西遊斗暉暉兮晝揭嶽巖巖兮夕秋予邊鄙兮賤
夫悵瞻菴兮弗早率門牆兮未麾矢貞心兮恒保

空同集

卷六十一

五

挽歌辭

中庭閨兮今日何日總帷揚兮苔生於室悵游子兮
西歸木飈颭兮風振悲邈山川兮愁歎興望城闕兮
覓若崩歷故堦兮弔叢護白露墮兮霜霰繁椒酒兮
桂漿羞余珍兮杜蘅神懣恍兮若來奄踰佚兮逝不
回柏輻兮杉檉文幢兮素旌送完璧兮山阿從君子
兮允寧

許子誄

有序

正德三年歲在戊辰六月己巳工科都給事中
許天錫卒李夢陽曰嗚呼哀哉許子乃作誄曰

閩產其傑受命端固孤行介直踐道靡豫受放厥辭
靡屆靡究執言不回貞厲獲咎懷誠匪察瀆經自劾
踰中奮志白刃是蹈義同尸諫信勇可悼伯奇申生
厥履是紹

月塢癡人對

張生含者金齒人也含侍其父南園大夫於京師嘗
從北郡李子游李子居梁也有稱月塢癡人者見焉
見之則含也李子曰子奚斯稱也張生曰含蓋塢於
郡之大保山業焉月東出則對塢而升光觸形應劃
焉顏破遞映曾入虧蔽流徙放也檻輝堂白枕簟波
空同集

卷六十一

六

盜含也於是出塢而立仰而視俯而睨恍乎若夫已
充乎若有獲也久之塌焉而忘李子曰嗟冥哉且子
忘者月乎塢乎張生曰含始見其巖矸焉木爛焉暝
析實浮虛繫谷泠風浙已而耳更目易迷不知所精
發靈飛飄若鴻翥矯若霞舉不知孰月安知孰塢山
中人有呼含者含兀兀無以應也於是山中人走告
南園大夫曰而郎癡於是大夫乃亟召含問故含兀
兀無以應也大夫乃大驚撫含背曰兒真癡邪於是
遣含復北游於京師夫安一枝者難語天池之運據
腐之鳶仰而嚇鷓者非其智不如也處小則大者昧

恬於幽則熠乎眩故觀廊廟鐘鼎之盛則事功之心
興覽聲文冠冕之會則進爲之志增與四方豪賢友
則識廣學登於是冥寂可移而癡可遺也李子曰大
哉大夫之教子也含歸何也張生曰方枘圓鑿雖公
輸不能強之使入故材有異宜性有難移彼巧我拙
彼佞我訥彼通我塞是以諸弗入也京師識含者不
謂含弗入也顧咎含曰子奚不仕含兀兀無以應也
乃又咸大驚曰南園大夫兒癡含自笑曰後癡人癡
前癡我癡吾人癡乎寧我癡乎於是月塢癡人稱焉
李子曰異哉若是則子之癡瘳且有時矣吾不子病
空同集

卷六十一

七

而子之幸

虛里子對

虛里子問於龍溪公曰敢問處世有道乎龍溪公曰
有渾渾默默惟道之極窅窅莫莫惟神之窟虛里子
曰異乎吾所聞君子礪人之爽告人之穀於是龍溪
公勃然變色曰迂哉遐乎子之言也且子以若爲爽
非欲其靡爽邪若不以子爲欲其靡爽必將曰是誠
詬我必孽子之短還而詬之曰亦猶吾子之礪我也
語若以穀若不以子爲欲其穀必將曰是誠襄我
襄之必思以加于子者復之曰亦猶吾子之告我也二

端交戰於中故面然而背詆公與而私忌羣議而單
詛如是有不危邪夫耽譽者世之恒情希勝者士之
通患今徒示直以賈禍吾竊於子弗取矣虛里子曰
予成若德焉爾知不知奚恤焉苟有以復我適我乎
益苟孽我奚辱焉龍溪公曰惡是何言歟愚龍溪鄙
人也往有翁出龍溪之野見巨卵五色携以歸伏以
舒雁居頃之剖子鬼顙尾殺蛇身四足青黑斑若鱗
是日瑞氛鬱盤紫氣亘下上翁大驚喜祝曰茲殆龍
子天錫我祉龍子性劣惡好緣樹騎屋翻盆倒罌生
之日雞犬咸鳴走龍子又嗜血食翁顧無所得血食

空同集

卷六十一

八

若且怖於是齋沐誣日請龍子詣溪焉適有婦浣於
溪龍子擊殺食之其家因卽擊翁曰是翁家物後數
年夜雷電有龍降翁室繞其故巢三匝而去夫今之
欲成人之德者不爲豢龍翁幾希矣故君子之於人
三宿而後見非崇傲也三年而不言非貶行也誠不
通則交不固中不孚則聽不入故楚客以售璞遇刑
齊人以操瑟蒙詬國佐以語盡見殺屈原以言直殞
軀奈何逐汶汶之煩而招訛訛之議乎虛里子於是
蹶然笑曰子之言似矣獨不曰拯溺不畏濡履採芡
不憎燎衣必欲爲渾默昏莫之行必剗而後充者是

豈可哉龍溪公艱然不悅曰子
蒙闡擊蒙之義詩申玷圭之詠
子說則三緘之鑄孔子奚取焉
日以其言質諸中河子中河子不答鼓枻而去歌曰
瞻彼中洲兮有鳧居居翔而復集兮擇匹而游渴飲
水兮飢餐吾魚夫復何求兮

馬對

秦子北游京師墮馬傷是時郁郅子亦有霜露之疾
二子共巷而處郁郅子素善秦子居頃之謂其門人
曰西不有秦子乎然吾聞其人矣非所謂守道自信

空同集

卷六十一

九

者邪於是作黃鵠之歌以其門人上官氏爲使徃遺
秦子秦子是日會使使來遇諸塗使異其事各反於
主而後交焉久之秦子愈先造郁郅子遂及墮馬事
郁郅子強起問故秦子曰吾南產也不習馬出卒假
人馬卽不解良惡是以墮爾郁郅子曰異哉言也且
子能盡習天下之馬乎曰不能能盡解其良惡而後
假乎曰不能曰二者旣不能矣子能終身棄馬乎曰
又不能曰子墮馬何傷曰傷足曰幸若是鄉使傷藏
絡揆脰磴腦抉背毀齒子尚能卽起邪殆哉殆哉秦
子聞之讐懼無人色咕咕語曰奈何先生幸以教之

郁郅子曰管者伯樂學相馬於其師三月不進其師曰可以益乎伯樂曰未得其骨三月得其骨矣曰未得其神又三月得其神矣曰吾未得馬之外竟盡其師之術乃辭歸於是持以相天下之馬聆其聲而會其精睨其形而貫其靈然後天下無逃馬當是時也而暇於習乎今吾子不求諸馬之外日僕僕較良惡墮且滋甚秦子於是輟然笑曰闊哉譚也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子以伯樂望予無乃過乎雖然伯樂卽幸而生今之世吾恐驪黃牝牡之徒得以鑠金而刺天也誠使人衆議堅伯樂卽幸而復生故不得空同集

卷六十一

十一

破其非良也郁郅子不答憮然有問曰夫物非天生非地不長非人不成故材美弗朽是謂棄天芻粟豐足怠厥力是謂戕地材朽矣弗怠厥力而世無王良造父之儔是之謂命故馬一也遇王良造父則過都歷塊靡流景逐奔電蹠血萬里顯名天下不遇則放之沮澤之中與鹿豕烏鳶並遊豈非命哉豈非命哉管有獻馬於楚王者王愛之衣之文繡處之華屋席之露淋之安啖之棗脯終其身弗駕也馬慚憤悲鳴蹄齧恩効王一日之用王不從子云以廐下故知而弗愛不如弗知愛而弗用不加

以寧甘心沮

澤之中與鹿豕鳥鳶並遊不願衣文繡之衣席華屋
露牀之安故卽有藁脯之餐弗餐也此之謂盡性以
俟天者也且子亦將俟其在天者乎抑需在人者乎
秦子出郁郢子呼上官氏記之頃之郁郢子疾亦愈
秦子客久鬱鬱不得意乃卒取學職往教於楚下邑
郁郢子往餞之曰子記疇管墮馬之說乎子之不爲
天下知亦久矣奈何雖然行有物色子者第行矣

郁郢子解

郁郢子寢疾杜門謝客客無以見也金城段吳過武

功康海問曰郁郢子何以不出康子曰郁郢子疾也

空同集

卷六

十一

段子曰郁郢子疾乎疾奚杜門謝客疾而杜門謝客
是有託者也蓋謂郁郢子忠臣不潔名以暴君君子
不違衆以要勲且未形而彰是曰自戕無憂而戚其
憂必集若誠有託譬諸縣鐸急趨響必及之矣康子
曰咈是罔郁郢子也吾將見郁郢子明日康子固請
見郁郢子於是郁郢子擁黃狐之裘馮文石之几尚
以白雪之縠強起見康子坐上坐郁郢子休安若山
貌若敷腴徐覘其息俞俞于于焉然顧有靡豫之色
康子於是辟席問曰夫子奚病也郁郢子欠伸喟然
仰嘆久之曰康子曰吾誠不能狀吾疾吾始焉怒焉

若飢若思若悲已而輪困於邑恹恹悒悒糾錯積鬱其狀絲棼埃結氤氳靡絕發於脾榮於心浸淫於肌腸腴理之間充之不見其際究之莫知根柢馭之未已觸之復起故居則恍焉惚焉恍若有遺步之不能端履也夢岑岑焉若將舉而控於帝闔家人驚怪詰予予茫然無以答也故陳之鐘鼓管籥不知其爲音炫之黼黻繁縟縣瓌結綠不知其爲華啖之芳醲珍烈之品不知其爲甘故飫之不肥膏之弗澤問之莫可名象而排之不能自解也然徧國中無醫之者有玄機先生者號靈醫徃使迂之語以狀玄機不肯命空同集

駕教使者曰能置泰始之鼎無爲之榻坐我廓然之宇食我切玉之饌元化之羹則迂我顧卒不能置故厥疾罔獲瘳康子出以其言告段子段子曰予聞在形爲疾在心爲憂郁郵子殆有憂乎

直臣字義

舉人吳廷對字直臣李子曰字直臣何也吳生曰廷對者對於廷之名對不直不可以爲臣故曰直臣李子曰生奚直焉吳生瞿然避席而請曰直不同乎李子曰夫博問強記奮辭而駭人曰我能爲逢爲于此其直以言也而未必有諸氣天威臨於上斧鉞在側

鼎鑊在前揚眉吐膽能批逆鱗觸忌諱屹然山立此其氣直矣然退而悔焉不可謂心也古之直也莫如史魚孔子贊魚曰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是矣乃它日又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孫者非直之反乎子讀易乎王臣蹇蹇直矣又曰遇主於巷又曰納約自牖一何曲而徐也夫水性曲而木則直二者愚夫愚婦所知也木生石底不側出不獲達而建瓴屋脊水之下也雖賁獲之勇不能使之曲也故臣無二道而直有五義一曰言二曰氣三曰心四曰時五曰勢生也奚直焉吳生曰願聞其詳李子曰夫直人者未有自

空同集

卷六十一

三

不直者也故隱污之行行於家而光大之謙揚於國共驩其身而以堯舜之道責君者此所謂言直者也非直之實也故言者其華也氣者其充也心者本也時者逢也勢者用也故直言者必氣直氣者必心識時者先幾審勢者有爲五者而能全則聖矣殷之三仁或去或不去孔子之無可無不可是也孟子論氣曰直養而無害易曰敬以直內學之事也通乎上下者也生也奚直焉吳生於是俯而思仰而歎曰大哉對也徃謂臣之直也問焉如蕢焉已矣諍焉如雲焉已矣犯焉如允語黑子云焉已矣而不知直之義若

是浩也乃今聞教矣

維極字義

劉峻字維極何也詩曰崧高維嶽峻極於天峻者高大之名然不極不至天不天不可謂學也故曰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道猶山也故咸稱峻焉繼之以極夫然後高大備矣孔子贊堯曰大哉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而史臣亦曰克明峻德史之峻孔子由天歟惟堯極之不堯則之哉而論者則曰六爻莫極於上聖人訓辭垂戒焉故龍極曰亢城極曰復於隍鳥極曰翰音登於天而不知易時也有位焉二者非在空中同集

卷六十一

十四

我者也故道以極成時以極厲位以極危成以達天時以規動位以行時而後學之義備矣峻生長匡嶽間瞻崧高者而復業詩書誦法孔子末遊予門予名之曰峻請字予曰維極請字義予曰云云峻乃曰天曷能卽至也夫孔子不云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董生兄弟字義

董大夫遣其二子見李子李子問焉長瀾次潤李子曰二子冠乎禮冠而字之吾字汝矣二子請焉曰瀾字汝巨源潤字汝真玉請義焉李子曰吾聞君子之

名其子也必昭物以勗其字人也必廣才以章義義以闡訓訓以副名名以責實夫然後父有其家子有其身名無忝實字無虧勗夫瀾者源之達而潤者玉之發也故君子測源於瀾揆潤於玉瀾以觀道玉以比德卽末以驗本緣用以占體巨小相形直僞以別故弗巨弗長弗真弗尤長則瀾湧光則潤永湧以知巨永以知真是故軻之言道也稱瀾焉繼之以明以光懼遺本也記之言德也稱潤焉繼之以密以栗思務體也子亦觀水平乎江漢河淮天下之至瀾也然其出岷也蟠冢也崑崙也桐柏也非其本細而末巨空同集

也亦觀玉乎瑜瑾瓊瑤天下之至潤也然廉而不劌其聲清越乎尹旁達氣如白虹非其體僞而用真也是故君子志道求達考德視發於是乎有瀾與潤之名達必先本發以後體於是乎有巨源真玉之字本植體實訓義乃行於是名副字彰父兄榮之師友成之身無損名家無棄子斯古今之共義也

弟汝含字義

二十而冠冠而字禮也弟生三月先吏隱府君名之曰孟童矣十六歲而弟通詩書大義能爲絕句詩責以成人之道可也於是冠第字之曰汝含在坤之六

三曰含章可貞夫剛柔相雜而成文之謂章愚其不
章何以含之坤順道也六三居下之上得位之象人
臣有美含之歸功於君坤之道也嘗觀天下無分外
之事君子亦惟求其在我而已是故有所自足於內
則無待汲汲以求見乎其外先王制禮盛服必襲德
旌必結則服飾之章晦博文強識而讓則問學之章
晦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
莫與汝爭功則章於事業者必晦况三方進而位不
中者乎故雖有美含之不敢挾才能而躡進坤之道
也得坤之道可以常久而無咎故曰可貞夫聖人之

空同集

卷六十一

六

言大小前後不相肯引而伸之自功業之大問學之
切服飾之常細求乎言動起居苟非分外之事殆未
有可掀揭以自銜譽者可不含歟有美含之而况未
美者歟汝含省察無功涵養寡力有長惟恐不揚有
能惟恐不知出必修其貌動必華其服又強毅多悔
吝是未能有三之章已不能含矣况有之而能含歟
君子退則修己進則事君所以自修者掀揭銜譽如
此它日得位其不可貞也較然矣可不戒歟汝含柔
順體坤之性直方大法坤之德足於內而無待乎外
居三則以時發進之於五則美在其中暘於四支發

於事業其童也至矣終含乎哉故既字之復說其義
箋云箴銘法古而不遺近情字義近宋儒而不
失兩漢史筆至哭白溝文可謂發幽篁而啼山
鬼矣先生於楚騷其最深乎不以禱文小體而
廢謹嚴校閱至此不覺斂服

空同集

八

卷六十一

十一



空同子集

卷之六十二

北郡李夢陽撰

東莞鄧雲霄歛潘之恒蒐校

文類十之一 書一

戲擬趙高答李斯書

與徐氏論文書

詒古鏡書

駁何氏論文書

再與何氏書

答吳瑾書

論史答王監察書

答周子書

答黃子書

附山陰周祚書

附吳郡黃省曾書

右次書九首附書二首

空同集

卷六十二

書一

戲擬趙高李斯書

二世使中車府令高按丞相斯獄治罪李斯乃從獄中上書陳七事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乃顧詐爲二世答書遺斯曰覽丞相事辭甚愍朕竊怪丞相忘其大而撥乎細拾毛瑣之行面鞠夫赫赫者也朕蓋惑焉先王幸哀憐黔首立詩書仁義之教所以惠來世甚厚丞相固誦習其說已乃立議盡焚之夫詩書何惡於丞相哉諸生之阮咸陽也朕自有識知聞此事未嘗不腐心而切齒者丞相縱不與謀

獨不能強諫邪朕既與丞相訣何敢卒諱沙丘之事
出自朕本心與否丞相所明也大行喪未發輒背自
立又矯吾親屬及大臣荼毒之朕口雖不言於心獨
無耻乎一詔一令無不自丞相手出丞相爲朕則得
矣如先王何如天下何徃以私議于丞相丞相乃曰
堯禹以身徇天下是奚足法法之是以天下爲桎梏
者也丞相不欲朕爲堯禹則欲爲桀紂邪夫讒賊者
不可與共國阿比者不足以有君丞相侍始皇帝始
皇帝未聽或左右窮兵黷力殫天下之財勤事四夷
外內騷動丞相弗止也既戡六王丞相不以此時強
空同集

諫按甲息戈振百姓之急乃言治馳道興遊觀以見
主之得意勦爲已有抑末矣且前數事孰與丞相所
自陳丞相何愛瓊瓊之迹而輕夫赫赫者也夫闢地
顯主循尺寸取功名者將之事也鎮國家調燮陰陽
輯和其民人使人人親其主上以顯序大業相之職
也且丞相將邪相邪丞相治民三十餘年于茲矣始
皇帝倍羣臣未久關東盜賊大起殺長吏攻陷城邑
裂幟而鬪揭竿而兵者至不可勝數使者冠蓋相望
於道其咎安在丞相子由三川守與賊通按驗且有
狀君其告諸廷尉李斯覽書泣涕良久仰天喟然歎

市
曰嗟乎斯之或固晚矣遂服辭論具五刑腰斬咸陽

與徐氏論文書

僕西鄙人也無所知識顧獨喜歌唸第常以不得侍
善歌唸憂間問吳下人吳下人皆曰吾郡徐生者少
而善歌唸而有異才蓋心竊鄉徃久之聞足下來舉
進士愈益喜計得一朝侍也前過陸子淵子淵出足
下文示僕讀未竟撫卷歎曰佳哉鏗鏗乎古之遺聲
邪方伏謁足下曾足下不以僕鄙薄幸使使臨教曰
竊欲自附于下執事卽如日休龜蒙輩走之願也僕

空同集

卷六十二

三

聞之悚息不敢出一語應意者足下戲邪居無何使
者三反於是乃敢布愚悃昌穀足下周易有言曰鳴
鶴在陰其子和之故人莫祥於同莫不祥於異故同
聲者應同氣者求同好者畱同情者成同欲者趨何
則感於入也答者舜作股肱卿雲之歌卽其臣臯陶
岳牧等賡和歌當是時一歌一和足下以爲奚爲者
邪其後召康公從成王遊卷阿之上因王作歌作歌
以奉王卽王戚戚入也足下亦觀諸風乎瀏瀏焉其
被草若木也颯颯溶溶乎草木之入風也故其聲輶
礧轟碎徐疾形焉小大生焉且孔子何人也與人歌

善矣必及而後和何則未入耳今足下忘鶴鳴之訓舍虞周賡和之義弗之式違孔子反和之旨而自附于皮陸數子又強其所弗入僕竊謂足下過矣夫詩宣志而道和者也故貴宛不貴嶮貴質不貴靡貴情不貴繁貴融冶不貴工巧故曰聞其樂而知其德故音也者愚智之大防莊詖簡侈浮孚之界分也至元白韓孟皮陸之徒爲詩始連聯押疊繫數千百言不相下此何異於入市攫金登塲角戲也彼觀者覓珮玉有不縮腕投竿而走者乎何也耻其非君子也三代而下漢魏最近古鄉使繁巧嶮靡之習誠貴於空同集

八卷六十二

四

情質宛洽而莊詖簡侈浮孚意義殊無大高下漢魏諸子不先爲之邪故曰爭者士之屑也然予獨怪夫昌黎之從數子也請與足下論戰世稱善戰非孫武司馬穰苴輩乎然特世俗論爾何則此變詐之兵也荀子所謂施于暴亂昏媾之國而後可者也僕常謂兵莫善于六韜仁以漸之義以斷之禮以治之信以驅之勇以合之知以行之蓄之神幽而動之霆擊故尚父得之佐武王王天下夫詩固若是已足下將爲武與穰苴邪抑尚父邪且夫圖高不成不失爲高趨下者未有能振者也矧足下負千仞之具哉夫狂夫

之言聖人取焉足下誠幸而不棄請間伏謁侍更一
深論僕至願至願

詒古鏡書

姑蘇徐昌穀纂外史湘郡瀕行關西李子持古鏡爲
贖復爲書以詒之曰嗟乎古人有言明鏡所以照形
往事所以知今鏡不古不靈士不古不成夫自桃冶
氏範金規體利世鑒物民用是貴至於殉丘冢瘞山
澤歷歲綿邈精氣上泄徃徃爲盜掘發暴于人間初
哲冶之操鑪熾炭也鼓橐成風五銅具鑠什百就模
孰賢孰劣及有入地千祀情質滲漉膏融液結綠汞

空同集

卷六十二

五

內瑩赤砂外積扣如哀玉暎如飄雪可以走鬼神銷
疾疫哲志矐神進匹鼎散去聲同時躍冶之器雖或間
存莫不斂顏以退者所養異也且夫金陽之質也規
天之形也明日之發而月之行也鼻者樞也孔者戶
也凸罔兩山澤之怪詔姦也圍以干支諸屬示用也
然必取之於山鼓之以火翕之以陰化之以水土歷
千祀而後成是天下之至精也夫士鑄于師鎔于友
明德體元冥會億萬載之上踐義譽之域獵姚姒之
圃剛足以決疑智足以析微虛內美醜遠炳先幾疑
激湧忽待時而發豈不爲古君子哉何則畜不遽不

光變不神不化妍媸之分易立旦晦之奧難識于物
且然而况于人乎曩者遇老人橋山之陽綠瞳而玄
髮神若皎星氣若流電駟拂雲之駁謂予曰小子來
台軒轅氏故臣也往從觀九鼎于閔湖之上掇其滲
汁冶之爲鑑名曰青霞之鑑湛之九仞之淵軼帝愈
王驀伯迄于今茲小子其受之爰伐乃翳勿埃勿虧
予時再拜奉歸什襲與俱蓋二十稔于茲矣非大賓
鉅人齋沐消思未始獲一窺也竊聞之君子不私其
有覘于子貌甚古又聞有遠行將涉洞庭蒼梧之墟
百物之姦不可不備乃敢割千金之愛以贈然幸毋
空同集

卷六十二

六一

忘老人之事夫烈士慕缺君子尚玉其類同也子毋
辭焉徐子獲鏡拆書讀既再拜而受之

駁何氏論文書

某再拜大復先生足下前屢覽君作頗疑有乖於先
法於是爲書敢再拜獻足下冀足下改玉趨也乃足
下不改玉趨也而卽擲僕文之乖者以復我其言辯
以肆其氣傲以豪其旨軒翕而嶒嶸僕始而讀之謂
君我詼也已而思之我規也猶我君規也夫規人者
非謂其人卑也人之見有同不同僕之才不高於君
天下所共聞也乃一旦不量而慮于乖於先法茲其

情無他也子擿我文曰子高處是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又曰未見子自築一堂與突開一戶牖而以何急於不朽此非仲默之言短僕而諛仲默者之言也短僕者必曰李某豈善文者但能守古而尺尺寸寸之耳必如仲默出入由已乃爲舍筏以登岸斯言也禍子者也古之工如倅如班堂非不殊戶非同也至其爲方也圓也弗能舍規矩何也規矩者法也僕之尺尺而寸寸之者固法也假令僕竊古之意盜古形剪裁古辭以爲文謂之影子誠可若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襲其辭猶班圓倅之

圓倅方班之方而倅之木非班之木也此奚不可也夫筏我二也猶兔之蹄魚之筌舍之可也規矩者方圓之自也卽欲舍之烏乎舍子試築一堂開一戶措規矩而能之乎措規矩而能之必并方圓而遺之可矣何有於法何有於規矩故爲斯言者禍子者也禍子者禍文之道也不知其言禍已與禍文之道而反規之於法者是攻子亦謂操戈入室者矣子又曰孔曾思孟不同言而同至誠如尺寸古人則詩主曹劉阮陸足矣李杜卽不得更登於詩壇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予之同法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

治天下者也子以我之尺寸者言也覽子之作於法
焉後矣宜其惑之靡解也阿房之巨靈光之歸臨春
結綺之侈麗揚亭葛廬之幽之寂未必皆倖與班爲
之也乃其爲之也大小鮮不中方圓也何也有必同
者也獲所必同寂可也幽可也侈以麗可也歸可也
巨可也守之不易久而推移因質順勢融鎔而不自
知於是爲曹爲劉爲阮爲陸爲李爲杜卽今爲何大
復何不可哉此變化之要也故不泥法而法嘗由不
求異而其言人人殊易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
謂此也非自築一堂與自開一戶牖而後爲道也故
空同集

卷六十一

八

予嘗曰作文如作字歐虞顏柳字不同而同筆筆不
同非字矣不同者何也肥也瘦也長也短也疏也密
也故六者勢也字之體也非筆之精也精者何也應
諸心而本諸法者也不窺其精不足以爲字而矧文
之能爲文猶不能爲而矧能道之爲仲默曰夫爲文
有不可易之法辭斷而意屬聯物而比類以茲爲法
宜其惑之難解而諛之者易搖也假令僕卽今爲文
一通能使辭不屬意不斷物聯而類比矣然於中情
思澁促語煥而硬音生節切質直而麤淺謏露骨爰
癡爰枯則子取之乎故辭斷而意屬者其體也文之

勢也聯而比之者事也柔澹者思含蓄者意也典厚者義也高古者格宛亮者調沉箸雄麗清峻間雅者才之類也而發於辭辭之暢者其氣也中和者氣之最也夫然又華之以色求之以味溢之以香是以古之文者一揮而衆善具也然其翕闢頓挫尺尺而寸寸之未始無法也所謂圓規而方矩者也且士之文也猶醫之脉脉之濡弱緊數遲緩相似而實不同前予以柔澹沉着含蓄典厚諸義進規於子而救俊亮之偏而子則曰必間寂以爲柔澹濁切以爲沉着艱望以爲含蓄俚輳以爲典厚豈惟謬於詩義并俊語空同集

卷六十一

九

亮節悉失之矣吾子於是乎失言矣子以爲濡可爲弱緊可爲數遲可爲緩邪濡弱緊數遲緩不可相爲則間寂獨可爲柔澹濁切可爲沉着艱窒可爲含蓄俚輳可爲典厚邪吁吾子於是乎失言矣以是而論文子於文乎病矣蓋子徒以僕規之者過言靡量而遂肆爲哮嚶之譚隨僕之乖以攻我而不知僕之心無他也僕之文千瘡百孔者何敢以加于子也誠使僕妄自以間寂濁切艱窒俚輳爲柔澹沉着含蓄典厚而爲言黜慘有如搖鞞擊鐸子何不求柔澹沉着含蓄典厚之真爲之而遽以俊語亮節自安邪此尤

惑之甚者也僕聰明衰矣恒念子負振世之才而僕叨通家肉骨之列於是規之以進其極而復極論以冀其自反實非自高以加於子傳曰改玉改行子誠持堅白不相下願再書以復我

再與何氏書

前書與子論文備矣然僕猶謂不證諸事則空言不切不切不信夫子近作乖於先法者何也蓋其詩讀之若搏沙弄泥散而不瑩又麤者弗雅也如月蝕詩妖遮赤道行是耳然濶大者鮮把持又無鍼線古人之作其法雖多端大抵前疎者後必密半濶者半必空同集

卷六十二

十一

細一實者必一虛疊景者意必二此予之所謂法圓規而方矩者也沈約亦云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卽如人身以鬼載鬼生有此體卽有此法也詩云有物有則故曹劉阮陸李杜能用之而不能異能異之而不能不同今人止見其異而不見其同宜其謂守法者爲影子而支離失真者以舍筏登岸自寬也夫文與字一文而欲自立一門戶邪自立一門戶必如陶之不治冶之不匠如孔之不墨墨之不揚雅此亦足以類推

矣且仲默神女賦帝妃篇南遊日北上年四句接用
古有此法乎水亭齒齒風殿薜蘿意不一乎蓋君詩
徒知神情會處下筆成章爲高而不知高而不法其
勢如擗巨蛇駕風螭步驟卽奇不足訓也君詩結語
太咄易七言律與絕句等更不成篇亦寡音節百年
萬里何其層見而疊出也七言若剪得上二字言何
必七也僕非知詩者劇譚徧見幸君自裁之耳君必
苦讀子昂必簡詩庶獲不遠之復亦知予言之不佞
不然終身野狐外道耳狂悖弗自覺縷縷至此悚懼
悚懼

空同集

卷六十二

十二

答吳謹書

讀論文一篇僕竊疑焉足下之意不過執以艱深之
詞文淺易之見耳恐不然夫文自有格不祖其格終
不足以知文今人有左氏遷乎而足下以左氏遷律
人邪歐虞顏柳字不同而同一筆其不同特肥瘦長
扁整流疎密勁溫耳此十者字之象也非筆之精也
乃其精則固無不同者夫文亦猶是耳足下謂遷不
同左氏左氏不同古經亦其象耳僕不敢謂然幸足
下思之有教再布

僕嘗思作史之義昭往訓來美惡具列不勸不懲不
之述也其文貴約而該約則覽者易徧該則首末弗
遺古史莫如書春秋孔子刪修篇寡而字嚴左氏繼
之辭義精詳遷固博采簡帙省縮以上五史讀者刻
已可了其冊可挾而行可箱而徙後之作者本乏三
長竊名效芳輒附筆削義非指南辭殊禁鬱傳敘繁
蕪事無斷落范曄後漢亦知史不貴繁然剋精劇采
著力字句之間故其言枯體晦文之削者也蓋不知
古史文約而意完非故省之言之妙耳下逮三國南
北諸史遠不及曄漫浪難觀晉書本出羣手體製混

空同集

卷六十二

三

雜俗雅錯棼歐陽人雖各世唐書新靡加故今之識
者購故而廢新五代史成一家言是矣然古史如畫
筆形神具出覽者踴躍卓如見之歐無是也至於宋
元二史第據文移一槩抄謄辭義兩茂其書各逾百
帙觀者無所啟發展卷思睡矣得其書者徃徃束之
高閣僕謂諸史他猶可耳晉宋元三史必修之書也
若宿學碩儒才敵馬班後漢而下種種筆削誠萬世
弗刊之典或憚其難止取三史約而精之亦弘文之
嘉運昭代之景勳管豹井天私蓄素矣幸公有問輒
吐布以聞伏俟六君子教焉

答周子書

往聞稽山之陰大澗之濱多嗜古篤行獨立勇往人者然僕北人也莫之能知也日者乃奉遐訊拜腆儀激發之音玄要之旨高連之識慷慨之義有曠世之大感閔俗之重悲僕捧而讀之欽羨惋內愧彌日曰古哉周子篤行哉獨哉勇哉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僕鄙人也嗜古無成行之寡效立之罔獨徃之鮮勇足下乃奚取於僕而有斯求也又奚所應而同僕之聲也僕少壯時振翮雲路嘗周旋鷓鴣之末謂學不的古苦心無益又謂文必有法式然後中諧音

空同集

卷六十一

十三

度如方圓之於規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之實天生之也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實物之自則也當是時篤行之士翕然臻向弘治之間古學遂興而一二輕俊恃其才辯假舍筏登岍之說扇破前美稍稍聞見便橫肆譏評高下今古謂文章家必自開一戶牖自築一堂室謂法古者爲蹈襲式徃者爲影子信口落筆者爲泯其比擬之跡而後進之士悅其易從憚其難趨乃卽附唱答響風成俗變莫可止遏而古之學廢矣今其流傳之辭如搏沙弄螭渙無紀律古之所云開闔照應倒插頓挫者一切廢之矣僕竊憂

之然莫之敢告也又每竊歎獨立之鮮勇往之寡又
每傷世之人何易之悅而難之憚也而易之悅者乃
又不自謂其易之悅也曰文主理已矣何必法也吁
言之弗文行而弗遠茲非孔子言邪且六經何者非
理乃其文何者非法也斯言也僕懷之稔矣然莫之
敢告也今足下既有同應之聲又相求也僕安敢終
默也且人情未有不忽近而務遠者何也知其實者
少而徇乎名者多也世遠則論定持定采名則曠世
相慕故漢文帝拊髀思頗牧而不知李廣魏尚者以
其近也近則疑疑則實昧實昧則忽之矣斯時俗之
空同集 卷六十一 十四

重悲也今足下於僕同時最近涉疑而不疑又無傾
蓋之譚接袵之雅乃一旦走千里之使聲應而氣求
之僕以是知足下立之獨而往之勇也以是而的古
何古之不同的矣諺有之曰一年二年與佛齊肩三年
四年佛在一邊言志之難久也幸足下無悅其易無
憚其難積久而用成變化叵測矣斯古之人所以始
罔而終異異而未嘗不同也非故欲開一戶牖策一
堂室也足下誠不棄芻蕘幸采焉祭焉墨本賦一通
戰國策一部附獻左右者

自邑來辱致華牘竒帙兼之高篇展之爛然誦之鏘然目之蒼然淵然蓋所謂希世之珍也僕潛伏空谷久矣跼然之音胡爲乎來哉夫志士死道貪夫死財故攬仁收義汲汲若不及者君子之所以樹名慢藏深積孜孜若不足者小人之所以穢身故曰有若無實若虛公私之用別而務得之心一也僕西方之鄙人也少鮮師承白首多岐獨往雖力夾持則寡甘心丘壑弗求知聞者垂二十年矣吾子乃忘已美人注神馳想發爲英章揆其密義過推踰獎布誠剖疑取諸同聲之末定交千里之外豈非仁義之懷切汲汲空同集

卷六十一

十五

若不及者邪夫水一也灘聲而淵寂者淺與深殊也吾子何奧弗探何明弗則機觸而天動才運而颺發思出而泉湧固所謂萬人之敵也橫照今古燁如懸鏡尺牘千言鑿鑿中的乃顧歆然自視定同聲之交於千里之外非有若無實若虛者能如是邪婚嫁果畢五嶽必遊僕老矣尚能撰杖屨以從聆玄論覲粹顏竊至人之靈氣或能破慳祛鄙吞精蛻凡長嘯溘埃之表昔李白遇司馬子微謂可與神遊八極遂賦大鵬以見志吾子固希有之鳥也所慚僕非圖南翼耳何日坐雲臺濯洪流高議大觀與君共之祇增慙

戀耳

附書二首

山陰周祚

夫有傾蓋如舊白首如新又云曠世相感對面不知相鳴嗚呼嗟夫是亦足悲矣祚於越之人也越俗多士古稱五千勾踐之遺風焉今而求古之士有不可得也古務知畧足以興仕起舍而今多詩書之習柔順和緩拉功名而取卿相拾青紫而享肉酪反執其所攻而讀之其辭漫漫其音嗚嗚未見其如古人也嗟夫予獨何心能不悲夫彼生於世

空同集

卷六十二

十六

而不能自立非勇也安乎俗而不能有返非智也非勇非智不可爲士我思今人其誰歸乎徃寓幽燕有携空同集過予者予抱而讀之再三而歎之嗟夫世有是人予不得而見之予豈人也哉方時舉進士不獲自逸後二年出宰東阿又不獲自逸每抱其書不置予未逮老當有以遂予之心也居東阿不六月以父憂歸越憂中益思見其人而於禮有不可出矣鄉里之人見祚如此多購近時嗚世之文相與議論氣卑意下祇令人悲悼耳果追空同哉嗟乎予不見其人也而止是書爾追憶予

年駸駸乎四十有四矣白日易下逝水不返墮弱
苟且以俟其老將奈何也求虞翻趙曄陸佃放翁
於鄉之遺書而讀之吾意未覺其有當也登會稽
之山想黃河之流浮雲西馳征翼東向又不能不
空同之思慷慨幾於泣下而左右之人豈復知予
者哉誠以惜時不如立名慕德不如勵行追古不
如就今執文不如親炙此王粲有依劉之誠張敏
有夢惠之歎古今之所共欽烈士之尤甘心也轉
展思惟莫能爲心管惠施歿莊子至寢言子期終
伯牙至不彈天下之士豈弟子恨不得師師亦未
空同集

卷六十二

七

嘗不恨得弟子耳楚國之寶惟卞之寔燕市之
石多衆人之羞其誠有合不合知不知論衡致推
於蔡子玄經式重於侯巴詎無其故哉祚自恃世
人少有知識霄壤百年忍同螻蟻男子生不成名
丈夫沒無所稱得不悲矣足下視予其真何如抱
茲憤懣莫與告訴出閉天地如此之大往來之人
若是之多今人爲文有復逾空同邪然以衰經嬰
已未易奔趨托便鴻而附音因北風而遡告復望
恕子皮之狂哀甯戚之志不吝賜教感惠無窮矣

省曾伏跡南海企懷高風久矣念自總髮以來好
窺覽古墳竊齋心於述作之途緣此道喪絕遐闊
學士大夫皆安習庸近迷沿瞽襲上者深齷詭結
下者縱發放吐此駮驥所以空羣而和玉所以齋
貴也悲夫悲夫不復古文安復古道哉 聖代鴻
澤流沛人文大彰故河精嶽秀鳳彩星華乃鍾萃
於先生由是巴曲塞宇而白雪孤揚鄙音彌國而
黃鐘特奏至勇不撓大智不惑靈珠蚤握天池獨
運主張風雅深詣堂室凡正德以後天下操觚之
士咸聞風翕然而新變寔廼先生倡興之力迴瀾

空同集

卷六十一

一八

障傾何其雄也卽如吳下徐昌穀少綜鉛槧作賦
海濱旣而釋褐紫庭與先生締金馬之交每聞品
論輒終夜不寢以思改舊矩可謂奮厲焦苦矣方
得彬彬然高翔藝林惜乎命壽不將未見其止先
生鑄陶感鼓而揭興之力昭昭乎布諸耳目者不
可紀矣省曾河南汝寧人也國初以武弁家于吳
故今爲吳人少從諸生困躋竒薄無風雲之便阻
遏攀造然蘊心積慮非一朝矣曩時常謂丈夫生
世進不得振耀 王庭揚摧治體恢展經濟發揮
聖謨卽當裹糧躡躡周遊五嶽窮覽六合舒豁襟

抱選長林廬大壑撰造一家之言以垂託不朽告
之交識或笑或賞白巖先生遂呼爲五嶽山人賦
詩寵行將追向平之高蹤矣計惟發軔時卽溯黃
河薄戾宋都登龍門伏下塵以咨叩大君子洪蘊
究討文章指歸庶幾不虛皓首但上戀老親下顧
弱子蹉跎停撓年逐東流風懷不遂心悵鬱惱惟
仰天唏噓而已茲復不言齡算曷常恐一旦燼滅
則二十年景懷之私徒抱恨玄臺爾矣公烏知哉
公烏知哉敬因程自邑僭布區區且有詩質焉陋
昧愚瑣管亥謂詩歌之道天動神解本於情流弗

空同集

卷六十一

一九

由人造故虞書顯爲言志泗夏標之嗟歎古人搆
唱直寫厥衷如春蕙秋蓉生色堪把意態各暢無
事雕模末世風顏矜蟲鬪鶴遞相述師如圖繒剪
錦飾畫雖妍割強先露故實雖富根荻愈衰千葩
萬蓋不如一榮之真也是以小夫或誇達士弗尚
匪難作者亦鮮賞音豈識雁唳哀哀而會節鷓鳴
響響以成童凡厥有聲無非律呂之數也但世人
莫察自然咸遵剽假古途雖踐而此理未逮藝英
雖徧而正軌未開秀句雖多而真機罕悟獨見我
公天授靈哲大詠小作擬情賦事一切合轍江西

以後逾妙而化如玄造範物鴻鈞播氣種種殊別
新新無已而脉理骨力無不底極豈世之徒尚風
容色澤流連光景之作者可得而測公之藩垣哉
布賤索處無由多得珍撰每於士紳家借錄諷詠
洋洋乎古賦騷選樂府古詩漢魏而覽眺諸篇逼
類康樂近體歌行少陵太白古文奇氣俊度跌宕
激昂不異司馬子長又間似秦漢名流嗚呼盛矣
盛矣晉李杜詩聖而文格未光韓柳文藪而詩道
不粹豈惟聰識之難兼哉日月幾何力固有不遑
矣何我公凝粟之全而述作之備也往匠可凌後

空同集

卷六十一

三十一

哲難繼

明興以來一人而已公之華名飛照四

裔豈待江湖耕釣者之稱頌哉亦以見雲山煙澤

窟此好慕鄙生耳管測蛙仰不知公果以爲然乎

何大復號稱名流而迺爲誇論曰文靡于隋其法

亾於退之詩溺于陶其法亾於靈運嗟夫嗟夫是

何言哉隋不足論至於退之陶謝亦可少寬宥矣

獨謝集稍不易評愚則以爲登涉之言締構密緻

妙絕窮情極態如川月嶺雲玩之有餘卽之不得

雖骨氣稍劣建安而寓目輒書萬象羅會使後代

擅場之士內無乏思外無遺物皆斯人爲之啟導

也前薪見凌勢固宜然文彥無窮不可欺也徒以
體語俱俳病之則三百之中往往而是所係於詩
者當辯其真不真耳俳不俳又烏足較哉孰是而
言是貴形膚而畧神髓者也豈不有遺論乎省曾
亦焉知是非但於心有所不安憫惻高賢受誣恐
紛亂來者視聽聊一請質耳望我公其詳教之南
鴻之便勿吝報音鄙言數首僭求削示幸甚幸甚
倘不卽土命駕有日北望雲空無任惘然

10902

空同集

卷李

